

The Nanyang Weekly

VOL.2. NO.37

南洋週刊

(期二十六第總)號七十三第 年二第
(分五册每) 版出日八十月九年八廿國民華中

人 康: 輯編 閱无傳: 行發兼刷印

(新嘉坡特敏申律四十五至四十九號)

62 年 在 爆 戰 前 八 發 爭

(憤劇)彈重調舊●譯但到陽流從(者編)

郭安

(名凌)寫大不寫必不

論歐戰的前途

最近歐美學生運動概況

蘆秋 郭安

週末漫談

如舊·袁萍·魯智深

南洋之友

青軍·立·蕭珂·特·李南

國際諜報

文村·伊丁·李魯·燕尼

文化情報

里力·文探·差利

馬華救運的工作方針

智遠: 歐人欲怎樣? (下)

記者: 生活在戰時的馬來亞

海冷: 國際宣傳在馬來亞

孕新: 談「天才戲」

青波: 孤島劇運概況

如舊: 教授搬家

曠平: 沙士比亞和抗戰八股

丁倩: 大時代的女兒

心默: 楓嶺

鼎新: 從戰地來的詩

控因: 畫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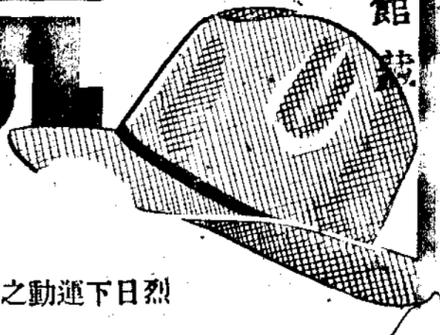


(相選溪光鄭)

哀悲的人黨粹納

國立北平圖書館

抗戰帽



每頂 二角

! 伴良之動運下日烈

式樣美觀 經濟耐用
學生運動 宜便別特發批·體團校學

經售處

新嘉坡 羅敏申律四八號
大同國貨公司
代理國內名廠出品
謀策華僑採購便利
電話三三三二、海電掛號三三〇〇



「南洋之友」為本刊讀者，作者與編者之信箱，任務在解答讀者來信提出之疑難問題，如：知識、職業、家庭生活、及其他一切社會問題。並披閱作者來稿，編者之私人通信之有關於一般問題者。

羣衆組織與政黨

【南週】讀者顧問：羣衆組織與政黨有甚麼分別？(青軍)

青軍先生：羣衆組織是各種的人，只要贊成它的宗旨或綱領的都可以參加，不必有共同對於一個主義的信仰。政黨就不同了，它是爲實現某種主義，某種政治主張而組織的。因此，政黨裏面只有一個主義，一個紀律。又，政黨常常是階級利益的代表，而羣衆組織則多半是包括各階級的共同目標而從事活動的。(立)

軍事戰略與政治戰略

【南週】讀者顧問：軍事上的戰略，和政治上的戰略的不同點在那裏？(蕭珂)

蕭珂先生：打個比方，目前日寇對我的整個政策，是採取所謂「速和速決」。在軍事上的戰略，便表現在「掃蕩」游擊區我軍，以鞏固它所佔據的地區；在政治上的戰略，便表現在加緊利用汪派，投降份子和加緊逼迫民主國家，來內外夾攻迫使我國停戰，以達到它滅華的目的。——可見軍事和輔而行，不可分開，不同點只在是根據軍事條件來決定，一是根據政治的條件來決定。(特)

反侵略協定與互不侵犯協定

【南週】讀者顧問：甚麼叫反侵略協定？甚麼叫互不侵犯協定？(李南)

李南先生：可拿當前的事實來說明，如果英法能和蘇聯成立協定，那麼，這協定可以稱爲「反侵略協定」，因爲三國由談判以至締約，就是爲着反對侵略。而要反對侵略，必須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有密切的合作。所以它的內容是一種擴大互助協定。至於互不侵犯協定，像最近德蘇間所簽訂的便是屬於這種協定。它的內容只是保持國與國間的和平關係，別無其他。雙方保持友誼，有甚麼問題或糾紛發生時，雙方和平談判解決，不得藉詞別圖互相侵犯——這些便是其中的規定。這樣，說「德蘇既締結協定，顯然含有瓜分波蘭的用意」的人，那或者是故意抹殺事實，或

從瀋陽到但澤

編者

從瀋陽到阿比西尼亞，到奧地利，到捷克，到亞爾巴尼亞，到米麥爾，如今是到了但澤，在維斯杜拉河了！這印證了侵略者的血掌的地帶啊，在「反共」運動者鼓動下，七分之五，已做了侵略者的祭品！

於今，姑息者也不得不食其果了；八年來，民主國的失算呀，世界大戰的烽火，終於燃燒開來。以安定遠東來說，我們固然是「在艱苦中」，擊退東方強盜得在艱苦中去完成；但，在歐洲，欲「看到希特勒被滾蛋」，他的政府被拆毀。——這行進，少不得須較蘇尼克會議以前沉重！

八年來，失算的，這血的教訓，我們應該如何加以接受！「反共」這任務，莫沙里尼是僅在阿比西尼亞平原執行；目前有的是那慣於在蒙古沙漠中去斃命的日本來着汪精衛的一批囉囉在狂吠；希特勒是索性的連那幌子都除下來了。

東西侵略者所謂「反共」，野心所在是什麼？在這戰爭的烽火已燒開來的時候，民主國亦該明白了。世界糾紛之解決，絕不是如民主國的反動派所錯覺般，以爲用大規模的屠殺的掠奪的戰爭所能解決的，更不是可以進攻蘇聯去獲得解決的。

所以，當反侵略戰爭，在中國與波蘭的行進中，我們得以羣衆的集羣之呼籲，去根除那被殺中波反侵略戰爭的，向侵略者換取「和平」的陰謀！其次，這世界是已經厭倦了蘇尼克、愛和平的人民大眾一致要求的，是在予侵略者徹底的打擊，不論東方與西方。

惟有這樣的一條路，「自由」才可以「重新建立起來」。戰爭的烽火是在燃燒了！不錯，「這是一個慘淡的日子」。但更重要的是：應該如邱吉爾氏所期望「這不是一個新的戰爭，這不是追求物質利益的帝國主義戰爭，是一個重建人類的尊嚴的戰爭」。

艾登氏的「不應再有第二次的錯誤」這警語，我們得請民主國執政者加以警惕！

在這「九一八」八週年的今天，生活在馬來亞的我們這潮這個血淚時代的開展，北領洲同胞之英勇抗戰，新中國在戰爭中成長。馬來亞北面的敵人，其南進的泥腿所以彈動不得，這不用着誇口，功勞是必須歸到我在英勇戰鬥中的中華兒女！我們得大聲的敬告馬來亞當局與各族人民大眾：中國第一——中國勝利第一！惟有中國徹底的勝利，南進泥腿的禍患才可根除。在這當中，我們未得切記：「只有民主才能保衛民主」！整個戰爭機構已是社會化的了。正如邱吉爾氏所理解：近代戰爭「需要千百萬男女全副心腸擁護，他們的同心戮力是不可少的。這是唯一可以扭轉起近代戰爭的試鍊的基石！」

最後，我們希望在總督湯姆森氏的廣播，與理藩大臣的宣慰之外，我們期望當局得更予反侵略的力量以開明的進展

「自由的權利，必須放在保衛民主，而不是摧殘民主的一些人手裏！」

前年八在發爆爭戰

安郭

九一八
特輯

彈新調舊：懷肅 ● 澤但到陽：從：者編

記者：生活在戰時馬來亞

歲秋：論歐戰前途

智遠：敵人欲怎樣(下)

末週：如舊：替敵人開山築路

漫談：魯智深：好徒的移禍

青波：孤島劇運動態

凌霄：不必寫

伊丁等：國際課報四則

頁之創作：如舊：從前編寄來的詩

里力：文化情報廿六則

郭安：歐戰學運

丁倩：大時代中的女兒

南洋：記者：南洋之友

友之：特：軍事戰略與政治戰略

泮冷：國際宣傳在馬來亞

疾流：馬：救運

孕新：談「天才戲」

週末漫談

替敵人開山築路——如舊

九月十三日此間各報，以大號字體揭載着英倫各報著文論着「英帝國各部黨派應為共同目的而奮鬥」的電訊，說明了一個容許各種政黨存在的民主國家裏，在平時，對於一切政治主張的不同，他們儘不妨想出新奇的花樣而對立的政黨以無情的打擊的，但當國家遭遇到外來的困難時，他們又大家攜手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

從西安事變以來，我國各黨派的合作算已經收到很好的效果了；尤其是抗戰以後，第八路軍開赴前線，與日寇作戰，英勇殺敵，這在領袖的電文裏都看得到的，可是偏狹的人們，總以為「團結一致，抵禦外侮」是不祥之兆，他們好像不覺得很眼呢。

共產黨的存在，對於中國會有什麼好處，我不大知道，不過山中共的號召和奔走使中國人從渙散而趨於日益團結，敵寇是的確不很歡喜的。所以「逼誘中國投降的主要辦法，首先是分化中國的團結，即是用反共號召來破壞國共團結，用反蔣擁汪政策來分裂國民黨；其次，公開招降與秘密誘降」——堅持抗戰國策克敵降敵危險！——王明。

其實這也剛符合了汪精衛的胃口：「反共口號，原為適應時機的方針，日政府如果主張反共，我們（汪精衛自稱）自然也應反共。主要的還是和日本政府一致，共負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使命」（反共宣言）

前線將士爲着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已經拋擲了無數萬顆的頭顱或者正在灑着殷紅的鮮血；可是在後方的大人先生們，却爲着個人的利祿而與高彩烈地去製造磨擦。我想這，倒有像替敵人開山築路；只便利他們的進攻而已。

侵略者口中的和平 袁萍

當納粹的飛機正在波蘭的上空濺灑轟炸，接殺無辜的當兒；在納粹的大軍正雲集沙四週，準備屠殺的時候，德航空軍部長戈林又彬彬有禮地向英首相張伯倫先生提議「和平」了！（見本月十日南商星期刊）

「和平」——這類似馬來情歌一般幽婉婉的呼聲，是多末的美妙動聽啊！但是，可惜的末：

早已失去了牠原有的價值了！更何況侵略者心目中的「和平」，還是建築在犧牲他人利益，借以滿足自己謀求無厭的貪慾的一時苟安妥協的局面，而不是真正永久的和平呢？

當德國以前併吞波蘭，納粹的揭衫軍隊正舉着俄步開進維也納，蘇台德……時，侵略者也曾用同樣甜密的口吻向各國人民呼籲「和平」，「正義」，以避免流血，戰爭。但是，結果呢？却是「河山易色」，提奧云亡！

現在，正當德國的軍隊長驅直進（？）侵入波蘭的當兒，戈林却又不先不後，再度呼籲「和平」！這種「和平」的意義，除了希望英國以波蘭爲犧牲，任其自由宰割以外恐怕再沒其他的了！但是，假如波蘭真的有一天被人「慷慨他人之慨」，做了不幸的犧牲者時，是否侵略者不會更進一步從「慷慨主人」的身上再割下幾磅肉來做「祭品」呢？這恐怕只有希特勒自己曉得吧？

敵寇的如意算盤 袁萍

隨着德國的侵波，歐戰的爆發，筋疲力竭的敵寇，竟又妙想天開，擬乘機在遠東「混水摸魚」了！

據報載，德政府曾致一備忘錄與英法德波四國代表，略稱：「日本擬集中力量解決與中國之糾紛……」

不錯，中日的「糾紛」確應「解決」，但是這種所謂「解決」的「解決」，除了日本的軍隊完全從中國境內撤退以外，根本沒有可能，正如孔院長最近重慶，對報界記者發表談話時所說的一樣：「中國之抗戰乃爲保衛國家及力維和平與正義，荷目的不達，決不中途停止……如有任何企圖迫使吾人作卑劣之投降，吾人永將毫不遲疑，以堅強的決心予以抵抗，雖有任何犧牲，亦所不顧」。因此，假如日本妄想乘歐戰之機「集中力量解決與中國之糾紛」，以武力迫使中國屈膝投降，簡直是痴人說夢！

現在的中國已不再是二十年前軍閥政客割據當權時代的中國；而目前的日本亦決不是明治維新時的旭日初昇般的日本了！在這時，假如日本

回趁火打劫「向中國提出『解決糾紛』的『新廿一條件』——『建設東亞新秩序』，相信將水不會再有可乘了！

看吧，敵寇這種如意的算盤——「集中力量解決中日糾紛」，必將如他過去「速戰速決」的企圖一般，變成永遠的幻夢！

魯智深

奸徒的移禍 魯智深

歐洲大戰的爆發，誰都知道是法西斯蒂魔王希特勒的縱橫，由來已久，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變。然而，有些人，卻偏偏愛好希特勒，和葛沙里尼——希特勒的難兄難弟，標榜主義，曾以「德意路線」喧囂一時。

不過，馬脚到底會有出露的一天，早年拚命鼓吹「德意路線」而且曾和德意來過特殊關係的，却是汪精衛之流，現在，居然無恥到背叛民族投降日寇，公開做日寇的奴僕去了。怎麼辦？難道還是「德意」下去，和汪精衛之流搖擺一團？那里可以！於是，就又到了別種把戲了。

把戲是什麼？應該把德意的罪狀，移到別人身上去，什麼「歐戰爆發是蘇聯的陰謀」呀！「蘇聯又在東方掉炸彈」呀！說來雖然自己認爲動聽，但其質，只要稍明歷史，稍懂實際的人，就不容易受騙吧。

什末是歷史呢？可不是嗎？在過去，她們對于德意的暴行和野心，處處曲爲隱容，不，豈但優容而已，簡直要「孔步亦步，孔趨亦趨」，希望也來一個法西的政權。爲什末現在却好像是痛恨希特勒主義造成的「歐戰」呢？真可惜，她們連李本特洛夫都不如，李本特洛夫不是分明說「蘇聯不同於共產國際」嗎？而這些東西，卻還沒有希特拉徒弟的「智慧」呀！

事實的確有些巧妙，「德意路線」者爲要把希特拉的罪狀，掉得乾淨，就只有嫁禍蘇聯了。但是蘇聯真的應該負「歐戰」的責任嗎？連交戰國的主腦，也不敢這樣說吧！那麼，有誰相信呢？「入了德意強盜的伙吧！」這一類的東西。

南洋英屬總代理

復興國貨公司

總行 新嘉坡海山街五十三號

電話 二四四二

分行吉隆坡茨廠街一二七號

電話 二三七二



調味至寶

大戰爆發在八年前

郭安

「用堅持反侵略來紀念九一八八週年」

連平素只注意油鹽醬醋的老太婆，今也知道世界大戰已經爆發了。這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離開一九一四年的八月，中間不過是廿五個年頭，剛好是新一代生長的時候，可是第二次的大規模國際戰爭，却像個妖魔鬼怪的悄悄到來了。

世界大戰到底為什麼爆發的呢？這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嗎？

早在今年七月十四日，倫敦「展覽者」雜誌便對世界大戰的爆發，發表了如下的預測：「如果這有人想出曾波蘭，那麼今年夏天沒有戰爭，因為設法時常可以買到和平。如果果是堅決的支持波蘭，而這決心又是用不能理解的語言——邱吉爾入閣向希特勒說了出來，那麼今年夏天沒有戰爭。而唯一可以產生戰爭的情況，却是目前——一張純粹的保證，保證是會兌現的，但是它的四週又附加上的保證和懷疑，使侵略者不信這保證足以兌現。」

當然，對於「展覽者」的這一段話，我們不能認為它已經是十分圓滿正確的了。不過，根據目前已經發生的活生生的事實，這話却至少告訴了我們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由於捷克的慘痛教訓，使英法人民睜開了眼睛，粉碎了八月底的「強出賣波蘭的新幕尼克」，以收除謀買不到和平；可是尤其重要的，却在平這一點，就是民主國家方面，並沒有把他們手裡的種種對德武器，都集中在波蘭的野蠻，他們實際上只是把維斯杜拉河上的那頭小羊牽在身邊，同時却把金圈用下中的一片肥肉，使這四野野蠻和北方的大能博鬥；這樣，當然是沒法根本消滅侵略性的。所以如今才免不了這個人慘劇的重演。打開窗子說亮話，今天這股色毒流的能夠這樣泛濫肆虐，主要地還是由於發給波蘭的那張支票，在強盜們看來有點發生問題。

事實上，引起今天這一場大風暴，絕對是不容否認的冷戰事實。就是在這這的意義下，我們才在今天紀念「九一八」八週年的時候，不得不悲憤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在八年前爆發了。

日本侵略主義者八年前在滿洲發出的第一响砲聲，誰都知道是破壞了遠東均勢，撕毀九國公約，和推行法西斯侵略者不肯而戰險謀的開始。每個真正擁護民主保衛和平的國家和民族，都應該以迎頭痛擊，才不致引起新侵略者的再發生。然而那時美國東汀生國務卿提出由英美共同干涉的建議，有的紳士竟不顧加以接納，一心一意想把中國東西省那些肥美的肉，和高粱，餵了這個東洋大盜，好叫他去捕捉大熊。於是，這東洋小鬼便一直利利地向前，不向北反而向南進軍到中國古文明都市的北平，後來甚至於一九三七年，在中國進行全面的瘋狂的搶劫了。這時，那位在羅馬維尼齊亞宮中困守了十多年的，整天苦悶着在歐戰中得不到戰物的長嘴佬，看到人家小小一個傢伙，都能在幾個月內搶到了等於德法兩國合起來一樣大的肥沃區域，難道我姓慕的便這樣不爭氣嗎？因此，他使於一九三五年到阿比西尼亞「防共」去了。當時國聯的經濟制裁，竟成了一樣啼笑皆非的悲劇，而當時英國外相麥克唐納，還提出了一個解決爭端的方法。等到意大利把阿比西尼亞趕走之後，上台兩年正苦無法向希特勒和克魯伯稱功的希特勒，一看到這種勾當原來是這麼「輕而易舉」的，於是便在數年中由斯威士蘭和約開始擴軍，一直到對併吞奧國，滅亡捷克，攔腰麥米爾，以及和意國共同摧毀西班牙的民主政府，甚至到今天竟進行向全世界挑戰了。在這當中，去年九月的慕尼黑四強會議和今年初的馬德里叛變，實在是今天吹起褐色毒流到維斯杜拉河岸的兩陣狂風。這股毒流在歐洲大陸的漫延烽火，再北顧顧國萬千同胞的流離失所，我們在這「九一八」八週年的慘痛日子，回憶八年來世界事的進展，不禁感到無限的痛心與憤憤，對於堅持苦鬥的東亞志士，暗暗表示無限的敬佩與熱愛。

那種一舉而解決了法西斯侵略者的有利條件，這不消說是一件極其值得惋惜，甚至可說是有點罪惡意味的錯誤。不過往者不計來者可追，只要我們今天真能個個抱破釜沉舟之決心，為人類文明與世界和平而誠懇努力，那也可以亡羊補牢，未始不是將功贖罪之一法。可是，目前的整個政治形勢，是不是一已經容許我們這樣無邪地樂觀了呢？

先說國際方面，希特勒那用所謂「因擊戰爭」首先迅速解決波蘭，然後再由老葛出面講價的陰謀，是和東洋小鬼對英法兩國的法一樣巧妙的：這已有上星期中的各方消息可以証明了。英法的先進人士，當然也會有見及此，不過在民主國家方面，除了幾個顯要的幾次廣播外，似乎在全國上還沒有侵略者那樣明朗，自然，對於軍事機密和政局大計，我們是不能過事要求詳細的報道的。只是根據十多天來的電訊，我們似覺得民主國家在應援波蘭和爭取主動的這兩點，都還做得不夠，同時在另一方面，英國反對派還不完全同意入閣；尤其是伊登前外相本月十一日以自治領大臣資格對英美人士所作的廣播中，力促民主國家應抗戰到底，「不應再有第二次錯誤」的聲明呼籲，更是值得我們注意和玩味的。至於法國哈瓦斯社最近宣傳蘇聯要與德國共同瓜分波蘭，以及大戰初起時法政府下令封閉七八間左翼報館，似乎都不是在這保衛和平擁護民主的戰鬥中所應有的現象。為着徹底消滅希特勒主義，這些缺點的注意和充實，應該是十分必要的吧？

在遠東方面，自從阿部新戰機上台之後，在軍事上是拼命夢想在山西渡過黃河，進攻陝西抗日根據地；拼命煽動蘇聯和蘇聯華南各省，想動搖抗戰大本營，同時還配以蒙偽偽境內門軍一帶的繼續挑釁；在政治上則加緊利用那位二十世紀的秦檜及其劊子孫，召開國民黨六中全會，到處進行反共反蘇反共降的大陰謀；在經濟上更是加緊剝削，華中關稅要用偽華幣與鈔票繳納，的巧計，并用媚美反蘇來分裂和平陣營的大團結。在東洋小鬼同時向英再來一套硬軟兼施的巧計，并用媚美反蘇來分裂和平陣營的大團結。在東洋小鬼弄下這這種種陰謀的新花樣之後，值得遺憾的是我們又看到妥協的陰影了。英外次布特拉氏日前在下院宣佈，英日談判事，經已訓令英大使克拉克設法重開，并指出蒙偽偽境戰事目前似乎已經沉寂；而關於一些時候的天津四志士事件，現亦以引渡與北平日軍部作結；此外對於希特勒在東方的這位好兄弟，民主國家似乎還沒有準備與以打擊，以免後顧之憂，反而只以聲明對華政策不轉變付過去。在這不禁使我們想起，八月三日英上院進行外交辯論時，外相哈里斯法克斯曾表示英政府之遠東政策，「其目的無寧為中日大規模爭執尋求一公正及平等之解決。」在強盜與被搶者之間，欲尋求一種「公正及平等之解決」，真使我們不忍想想了。

最後在馬來亞方面，自英國對納粹宣戰之後，全馬各民族莫不表示效忠英國，擁護英國為和平與民主抗戰到底，其中尤以對總督湯姆森夫人捐募「馬來亞愛國基金」的響應，更見熱烈。不過除總督的廣播和理藩大臣麥唐納的宣慰外，對於如何組織與動員全馬各民族共同為反侵略而努力的這一點，似乎還少有指示，在這時候，對於不良份子法案一項，全馬民族尤其希望當局能有更明確的解釋，以免使人發生疑慮。筆者有一天在電車裏，聽到兩位姑娘在討論一個大問題，就是在這時候，如果要盡情享樂，把錢花光，又怕戰事延展到馬來亞，日後要餓死，不過假如不吃個痛快，戰事來了，死後又要做餓鬼，到底做鬼或是餓鬼好呢？筆者覺得她們好像沒有弄出一個結論。怎樣在這這鬼與餓鬼之外，特這些姑娘們想一個更好的辦法，應當是今日全馬朝野上下應有的責任吧？

今日已經是人類歷史一個重要的關鍵，這一點我們每個人都認的嗎？我們要讓褐色毒流流盡全世界呢，還是要像英國伊登前外相所說的，「由吾人所受苦的屠城中立一新世界？」在紀念「九一八」八週年的今日，筆者誠懇希望諸君緊記八年來的血腥教訓，希望諸君對目前這新形勢深切警惕。假如能夠接受這些血的教訓，假如能够提高自己的警覺性，我們一定可以深深理解，八年來的歷史和當前的現實，不論在國際，在遠東，在馬來亞，都要求我們要堅持展開反侵略運動，要堅持為展開反侵略運動而加緊各種反侵略力量。

問題在什麼地方

歐洲戰事發生到現在剛好兩個星期。據在戰事當中，有兩個部份，一個是德國侵略波蘭的反動戰事，和波蘭抵抗德國侵略的進步戰事；另一個是英法與德國的戰爭狀態。而隨著這戰事的四週，我們看到各國紛紛宣佈中立，又在宣佈中立當中，以空前未有的迅速佈置，在完備軍事動員。

目前雖不能說是第二次世界規模的大戰已在進行，但各國的動態，已顯示著這個時候不久就會到來了。

那麼，當前的問題在於什麼地方呢？當前的問題，既不在於戰事的發動，也不在於戰事的進行，而在於什麼性質的戰爭，這戰爭不是有助於世界和平的，不是有助於被侵略民族的解放，不是有助於各民族間的和平，不是有助於和平的，不是有助於和平的。

一、戰爭，則這戰爭是正義的戰爭，進步的戰爭，和平人類的正義戰爭，也會擁護之。如果不是這戰爭，則那戰爭是不義的戰爭，野蠻的戰爭，一定加以反對。

秋 蕪

論歐戰前途

戰事的二三特點

通常說的「國際情勢，瞬息萬變」，主要的就是由於力量對峙的變化，條件隨這變化而起的轉移所造成的。因此，找出目前歐洲戰事的特點，乃有助於對它的今後發展的認識。

一、如果單從波蘭的反侵略戰來看，所應當注意的倒不是波蘭的後退，維斯杜拉河以西地帶的喪失，而是波蘭民族力量的發動的情況如何。換句話說：今日波蘭，如果上下團結，積極動員全民的力量，以和德國侵略者對抗到底，把政治、經濟、軍事的機構適合於這一民族任務的執行，——如果是在向着這一方面邁進的話，那麼，對於波蘭的前途是光明的。

這次波蘭的抵抗的英勇無人能加以否認，這從下述兩件事實可以看得出來。其一，波蘭地帶的波軍雖受德軍包圍，有被殲滅之危險，但他們仍然繼續地抵抗，德軍宣佈該地帶的戰事即可結束，只是武斷的宣傳作用；其二，波蘭人民堅決保衛瓦薩的結果，有力地阻止了德軍的前進，瓦薩雖遭十次轟炸，四郊發生猛戰，城內火燒冲天，但十五萬不分階層的義勇軍堅決地保衛着瓦薩，如瓦薩城防司令斯祖馬所宣佈地：「保衛瓦薩，直到最後一個人！」

二、法西斯德國的侵略波蘭，不折不扣，和意大利之在阿比西尼亞，和德軍干涉西班牙之在西班牙，日寇之在中國，完全一樣。濫炸城市，毒氣，殺戮俘虜：由於法西對野蠻主義，進一步激起了中東歐各弱小民族反法西的浪潮。在法西德國的內部：本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對納粹的不滿和仇恨，迅速地增長着；有些地方，已開始發生擾動反和抗。

這使得法西德國加緊企圖摧毀波蘭的抵抗力。於是本週初，從瓦爾東南兩面進攻取瓦薩失收後，東普魯士德軍已積極出動，攻比亞里斯托克，向普魯格河，以與佔領瓦薩西非亞摩德林的德軍配合。同時向北進攻的德軍，佔領了拉當和洛茲後被波軍擊回，企圖實行迅速的包圍殲滅。法西德國揚言四個星期滅亡波蘭，如果波蘭自身不會有一卡沙托·米亞加改變，或類此性質的不幸發生，那麼，法西德國的狂言，將被事實所粉碎。

更重的一方面

上週末，當德軍滿想一舉而佔領瓦薩時，戈林講話了。他說：德國準備和平。生死一詞，操諸張伯倫先生，但不能再來一個「凡爾賽條約」。他又說：軍事的明化，將不出四個星期。德國要防衛德法邊境，但在受攻擊之先，決不進攻。最後戈林希望英國出來叫波蘭向德國的要求讓步。

在戈林講話的前幾日，意大利決定「中立」，據東京「朝日新聞」羅馬通訊員的報告，說意大利這一決定，乃符合於德意同盟的協定，該協定的條約如下：(一)不能因德意而發動戰爭；(二)如若條件成熟，必須戰爭，則於一九四一年發動戰爭。這是很重要的「索引」，大有幫助於這次戰爭的瞭解。

和這同時，柏林羅馬流行着一種空氣，說是當德軍擊破波蘭的抵抗時，莫索里尼就出來向英法呼籲和平，意駐德大使阿托利科將往東戰場見希特勒，商量「和平」事宜。

戰爭是可怕的，而「和平」却是「甜蜜的」，但波蘭深知「和平」只能建立在對波蘭民族的奴役和恥辱上面。因此波蘭駐英大使斯里斯基於九日晚向英國人民廣播道：「我們決心抵抗到底，直到完全而決定地勝利。」

英法一面認為戈林的話是法西德國的破壞，重中一摧毀希特勒主義，打倒納粹統治。這理不妨用一個英國情報部公務員的話，他說：「德國，以說它對西方並無企圖，但並無領土野心的事情已再明顯也沒有地說明這是一點信用也沒有了。英國並不要求第二個凡爾賽條約，也不想使德國趨於崩潰，只要和一個誠實的政府保持公正而永久的和平。」一面與意大利進行談話，意駐英大使羅蘭於十一日訪英亞諾，和這同時，法國前總理賴伐爾和莫索里尼舉行談話。

只有堅決反侵略

今日和平人類所需要的是基於民族間不侵略，不奴役的和平的建立。因此，強化和鞏固國際反法西統一戰線，建立歐洲和遠東的集體安全，是今日奮鬥和平人類的總目標。

戰又來了，它正蹂躪世界的幾個部份，但今天用不着驚慌，第二次，戰鼓動者在這裏，誰都明瞭那裏是戰爭的中心，……反對他們，保衛人民的羣體的戰爭是正義的，成于成萬的人民懂得這一點，第一次大戰的教訓，依然清新地留在人民的記憶裏。

在目前有一件不幸的事，這就是反蘇的謠言紛紛而來。有時說德蘇互不侵犯協定，附有秘密條款，用意諷刺，有時說蘇聯的召集後備軍，是為了波蘭軍隊不能後退。……這種種謠言的深遠作用，無非在引導到一個斷語：德蘇將互不侵犯。然而蘇聯已出來對波蘭表示：依兩國互不侵犯蘇聯和德國的關係。

請讀——站在抗戰文化最前線的

報導抗戰消息

南洋商報第一敏捷

評論當前事象

南洋商報第一正確

商情

南洋商報第一準確詳盡

小品

南洋商報第一尖銳辛辣

圖畫

南洋商報第一新穎漂亮

南洋商報廣告擁擠

均開南洋報界！

空前未有之紀錄

馬亞亞華僑眾一致爭取

和國抗戰勝利第一

南洋商報

中國的國恥太多，所以有人說是無論怎樣的紀念，都已經不足為奇了。不足為奇的事這年頭兒當然很多，譬如就是一位香艷財賦的少女被一隻猴子攔腰滿懷的巨幅電影廣告，不是也都不足為奇了嗎？

八年了！有人曾經計算過，日寇佔領滿洲後中國所受的損失，據說單是銀行的財產被沒收就有六萬萬元左右，如果再加上世界生產的大豆，東三省就佔到百分之四十以上，想到煤，鐵，金，我們又怎能不感到萬分的惋惜？

中國的法律，對於餓到偷一根油條吃的乞丐，也照理是必須制裁的。而九一八之後，我聽過有些人對這種損失「滿不在乎」的謔言偉論，歸結起來，大概有兩點，第一是中國武器不如人，第二是中國內部有人搗亂。

我當然希望自已相信這些話。從江南跑回風沙蔽天的北方，我想多知道那黑山白水間被蹂躪的一些實況，然而一到天津，就聽到日警事變者言，事情完全和我所想的兩樣，進攻瀋陽北大營的敵兵為數有限；因為事變前就是在滿洲敵軍的總數，也最多不過四萬人。這使我細味着離開江南時的所見所聞。一想到當時南滿鐵路軍運忙碌的情形，我便明白一切了。

然而現在我所約略提起這些舊事的，是因為在「九一八」八週年的今天，我這聽到一些「有見解的人們」的言論：是說，因為中國的武器不如人，因為中國內部有人搗亂，所以當時不得不對敵人「慷慨」一下。

舊調重彈

言感念紀年週「八一八」

這是舊調重彈。在這樣的深夜裡，使我從這遼遠的赤道上，迴想到七年前那些在北方寒冷街道上的東北流亡青年的影子，想到他們深夜裡藉着路人討錢的淒慘，想到打到他們頭上的狼毒的警棍，想到他們就這般述自己父母兄弟被敵人屠殺的情形，也都犯難，想到一些死難的朋友，我難以忍耐地感到窒息。

然而，現在是抗戰也已經兩年多了。八年的日子並不算短，這些日子怎樣過去的，當然值得我們去深思。我這所以特別提到的是，在這國際情勢劇變動的今日，甚至連我們這「華字報」有時也竟然找不到一則有關國內大事的電訊的時候，我們却不要忘記自己民族遭到的艱難。是說，我們得密切地注視着一切找理由找機會想要對敵人「慷慨」一下的民族罪人。

這些人掩不住自己嘴臉的時候，就會公開做起漢奸，如汪逆精衛之流。但更危險的是埋伏在抗戰陣營中，他們做中國官，替敵人辦事，滿口的「國家」「民族」，實則到處挑撥分裂，製造磨擦，利用抗戰形勢，以達到國家民族利益以外的企圖。

我說這話也不是沒有事實根據，小者這者不說，單是最近新四軍留守後方的上校參議涂正坤的被殺，中校團附羅梓銘等八人的被活埋，這類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現象，就已經不能不使全國民衆深加警惕了。當前方將士浴血抗敵，後方却也是想不等地有人搗亂。無怪乎這些搗亂的人說甚麼新四軍是「游而不擊」呢？

自然這話也不過是「舉一個例子」而已。例子很多，認真說來，倒也是不值得希奇的。因為有些人他們不希望中國得到獨立解放與幸福。

使中國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就必須集中力量，堅決肅清一切「暗害份子」。揭發這些抗戰建國的任何陰謀，糾正一切武斷宣傳，讓大眾聽那些暗害份子的嘴臉。

八年來，許多事實的教訓，已經足夠了。我們不容任何人再有絲毫慷慨的。

敵國要怎樣？(下)

許智遠

二 把漢奸玩弄在掌中

敵人以「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毒計，要用我國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做毀滅我國的工具。這件事不能純用軍略來制，而是要用政略來。這件事不能純用軍略來制，而是要用政略來。這件事不能純用軍略來制，而是要用政略來。

汪精衛組織一個偽政府，又說他要怎樣組織軍隊，統治一切，好像真有個事。又說汪精衛正在與蔣介石的當局，突然轉到王克敏，梁鴻志兩個漢奸的反對，受到挫折。最近又說，大約汪精衛聯合政府組織不成，要在廣州先成立一個和平

南京是面立的偽地方政府了，這正是日敵一貫的把戲，可惜汪精衛和那些王克敏，梁鴻志之流都玩弄在它的底盤上而不自知，連世人也欺騙了。日敵何曾要把我國的佔領地合成一起，這自始以來決意要把我國弄成四分五裂，為的是這才容易控制，便於吞併，不讓你們後來可以和他多事。這在「九一八」之後的敵人親實施底政策，到如今已是八個頭了，難道還不明嗎？

如其不是這樣，敵人叫溥儀入關至北京復辟，豈不簡便，何必更找傀儡？便是敵人先所傳導的滿蒙帝國，又何嘗不其實現，偏要分出一個另外的蒙疆呢？華北，華中的偽組織，正根於這樣分割政策而設置的，（武漢且不在此南京偽組織之內）只有汪精衛十足的傻瓜，正希望它來取消呢！

外間的人，受一般消息所蒙混，說是王克敏，梁鴻志極力作怪，這一定是真相，而是日敵所把持及指使。試想王克敏，梁鴻志這等樣人，如果日敵所要做的是，依阿逢迎之暇，那敢出來阻擋，即有不識時務，出來阻擋，他們的主子——日敵又怎能依他呢？總而言之，無論漢奸甚麼汪精衛，王克敏，梁鴻志以及其他等等，連命一齊操於日敵之手，敵叫他怎樣辦，就怎樣辦；他們漢奸裏頭自己發生矛盾鬥爭，正是日敵喜歡使其如此的，因為這樣才是日敵的利益，所以說王克敏，梁鴻志之類，固非敵的利刃，而日敵得過我們呢？至於汪精衛日寇的妙用，如何欺騙得過我們呢？至於汪精衛日寇的妙用，如何欺騙得過我們呢？至於汪精衛日寇的妙用，如何欺騙得過我們呢？

窮迷了心，看見偽聯合政府的大步做不成，只好弄個廣州地方偽政權，聊以自娛，這正是「做賊死胡同可入而已。汪精衛這個老漢奸，雖然老了，在政治上還是如何幼稚孩子一樣，被敵人玩弄於股掌之內而不自知，白日見鬼地想統一偽組織做個大頭目，落得只分一點小而又小的賊贓，至死不悟，不亦可哀也哉。雖然敵國逢着外交的急變，對於操縱漢奸的政策，或有跟着轉變的可能，但那個割裂分散的政策，怕不易變。

敵人以要這樣兇狠地反英，這不是為着要同英國易儲高下目的在搶奪東方一帶肥美殖民地；這還是後來備着機會的事，不是目前第一步，也不是為着一時的趕逐英人出去，把中國門戶關起來，消滅在華英國的整個權益；這是經濟問題，儘可無須這樣迫切，留待後來一步一步地排擠得乾淨。敵人所以這樣地把急壓迫加諸英國，是和向中國的侵略軍事配合一種外交戰。敵人不是有這樣說過：日本最大敵人，不是在中國，而是在英國。英國并未對日本交換過一粒子彈，為什麼會認做日本的大敵呢？敵人普通都這樣想：英國雖未和日本作戰，却是幫助中國和日本作戰。實在英國在日戰中幫助中國，却至尋常而且有限，不外是財政上有過不費費力的幫忙，和運輸交通的不阻當，以及通常貿易的物資輸入；有些是信用借款而已。敵人就以爲這是英國的援華了，而且他幻燈放大的想到如果不是英國做後台老板，中國早已無力作戰而屈服了。於是乎心生一計，又是向英國報仇又是對中國打擊，用反英運動的威力迫脅，硬叫英國此後要轉變政策，不再援華，在它一心一意地想：如其做到這樣，英國屈服在先，中國一定跟着在後也就屈服，所謂中日事變就可以如意地解決了。它底似乎狂妄的最近反英運動，必有一個至近的目的，也是最大的主要目的，在和平略配合的政略上說，是要排除對中國侵略的障礙，目的還是在中國。（這不是說：日敵并非無侵奪英國權益的意思，而是，日敵這樣必然會把英國在華的權益損害乾淨；到了究竟，更當然地把它——英國一脚踢出遠東的大門去。）

更一方面，可以看見敵人对它防共同盟國——即德意軸心國的態度，自德意軍事同盟正式成立

死胡同可入而已。汪精衛這個老漢奸，雖然老了，在政治上還是如何幼稚孩子一樣，被敵人玩弄於股掌之內而不自知，白日見鬼地想統一偽組織做個大頭目，落得只分一點小而又小的賊贓，至死不悟，不亦可哀也哉。雖然敵國逢着外交的急變，對於操縱漢奸的政策，或有跟着轉變的可能，但那個割裂分散的政策，怕不易變。

敵人以要這樣兇狠地反英，這不是為着要同英國易儲高下目的在搶奪東方一帶肥美殖民地；這還是後來備着機會的事，不是目前第一步，也不是為着一時的趕逐英人出去，把中國門戶關起來，消滅在華英國的整個權益；這是經濟問題，儘可無須這樣迫切，留待後來一步一步地排擠得乾淨。敵人所以這樣地把急壓迫加諸英國，是和向中國的侵略軍事配合一種外交戰。敵人不是有這樣說過：日本最大敵人，不是在中國，而是在英國。英國并未對日本交換過一粒子彈，為什麼會認做日本的大敵呢？敵人普通都這樣想：英國雖未和日本作戰，却是幫助中國和日本作戰。實在英國在日戰中幫助中國，却至尋常而且有限，不外是財政上有過不費費力的幫忙，和運輸交通的不阻當，以及通常貿易的物資輸入；有些是信用借款而已。敵人就以爲這是英國的援華了，而且他幻燈放大的想到如果不是英國做後台老板，中國早已無力作戰而屈服了。於是乎心生一計，又是向英國報仇又是對中國打擊，用反英運動的威力迫脅，硬叫英國此後要轉變政策，不再援華，在它一心一意地想：如其做到這樣，英國屈服在先，中國一定跟着在後也就屈服，所謂中日事變就可以如意地解決了。它底似乎狂妄的最近反英運動，必有一個至近的目的，也是最大的主要目的，在和平略配合的政略上說，是要排除對中國侵略的障礙，目的還是在中國。（這不是說：日敵并非無侵奪英國權益的意思，而是，日敵這樣必然會把英國在華的權益損害乾淨；到了究竟，更當然地把它——英國一脚踢出遠東的大門去。）

更一方面，可以看見敵人对它防共同盟國——即德意軸心國的態度，自德意軍事同盟正式成立

生活在戰時的馬來亞

編輯室

△限制、拘禁、及放逐法令
九月七日海峽殖民地政府特別號外，頒佈一九三九年防務條例二七五八及九號通告委任參事委員會，委員包括地方法官等，且該會有權得施行限制拘禁及放逐法令。

△糧食的配給
當地對於糧食配給法予以限制，輸出商應將各種糧食配給通知出入口註冊。

△民用飛機訓練
九月十一日海峽殖民地政府，新加坡及芙蓉民用飛機訓練局，該處包括樹木水上飛機停泊處。

△義勇軍的召出
九月十二日海峽殖民地政府，在此緊急時期，總督有權得召出任何部份之義勇軍。

△馬義勇軍加緊訓練
海峽殖民地義勇軍現在星洲訓練，將於最近加入馬來亞各軍中，而馬來亞空軍及海軍義勇軍後備隊也已動員，現時受訓練者已比平時增加三倍之多。

△米糧、戰爭與金錢
海峽殖民地於九月十日之社論著有一「米糧、戰爭、與金錢一文」認為如要馬來亞米糧生產增加，必須將廣田地開放。

△歐戰將延長至六年
新加坡殖民地高等法院法官麥亞亞爵士言歐洲之戰爭，須延長到六年之久。

△大批招募礦工
國際錫業委員會自本月起又將第三季錫礦本增加十五巴仙，吡叻礦業公會已代各礦場，招募礦工，各礦場已再恢復工作。

△限制外貨輸入
九月十三日海峽殖民地憲報載，政府已決限制外貨輸入殖民地，未經呈准之外貨不許輸入，如前所定購者須呈報。

△華僑回國携款及帶款
海峽殖民地統制外匯法頒佈後，據聞華僑寄信及携款回國者不能逾叻幣五百元。

△英遠東空軍司令部移設新加坡
英遠東空軍司令部已移設於新加坡，由空軍副師巴期敦氏任指揮。

國際牒報

「十五仙運動」

新近日本又實行所謂「十五仙運動」，這就是說每人每天的食糧不得超過十五仙，這運動在各地設糧食分給會，由倭人石嘴主持，宗旨呢？詳詳的說，就是植物的根、水草的葉、稻皮、與及海草、由于肉類的缺乏，他們又去發明吃新鮮的狗肉、豬肉，而且還有鴨、雞、魚、蝦、蟹、水蛙也成為上等的一食品了。(文村)

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宣戰日期

一九一四年七月廿三日，奧國向塞爾維亞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廿五日塞國答覆奧國的要求，奧國認爲不滿，即宣佈對塞絕交，廿八日奧國對塞宣戰，塞也對奧宣戰。到了八月一日德俄宣戰，三日俄向德宣戰，六日奧向俄宣戰，八日俄向奧宣戰，而且法國當時也因拒絕德國的要求，八月三日德向法宣戰，法也向德宣戰，四日英向德宣戰，六日則爲德向英宣戰，七日門內內羅實行援助塞國，九日俄士宣戰，十一月五日法向土宣戰，一九一五年五月廿三日意對奧宣戰，十月十四日保加利亞對塞宣戰，一九一六年八月廿七日羅馬利亞對奧宣戰，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日美國也向德宣戰了。(伊丁)

馬奇諾防線的內容

據法國自己的宣佈：那成爲「迷」的馬奇諾防線是攻不破的；因爲馬奇諾防線是潛伏在地下的，用堅固的三合土築成，大砲的進攻是成了無效，坦克的進攻會受突然的鐵棒從地上伸出來阻擋它，飛機也飛不進，原因在於它四周都有高射砲，就是飛機也炸不壞堅固的防線，而且它的羣集的砲台，水泥製成砲台，相隔距離，使各砲台能在每一空間爲大砲力所守衛，同時也不怕毒氣的侵襲，它那完善的防毒設備，絕不怕毒氣的進攻，這就是法國自信馬奇諾防線是絕不會被攻進的。(李魯)

納粹的文化

德國納粹的宣傳部長是禁止對納粹藝術戲劇文學音樂的批評。至於舞台電影，歌劇表演的批評也不許。藝術家在德國是必須遵守納粹的原則的，否則它將失去他的地位與性命。(燕尼)

四德蘇協定與歐戰爆發

上面說的是過去的事，世界大勢轉變不能讓敵國緩地仔細打如意算盤。它底盟友希特勒大哥哥急得不耐煩了，於是半平地一聲雷地宣佈德蘇且不僅協定的成立僅備是在李本特洛夫失動身去莫斯科之前輕輕地告訴敵蘇德大使大鳥一聲，便把敵人三年以來苦心孤詣辛苦經營所築的防其保羅毀滅了。敵人又確是數千年生長在島國的人類，狹窄的習性不容易改變，不可抑制地對對一律除法西斯的野蠻略的主攻，憤怒起來了，說是給希特勒的德蘇反侵略的出賣了，此後我們要自主！要轉變啊！轉到那兒呢？首先出氣的給它底內閣平沼一個巴掌，把他踢滾了，說是應該負責策失敗的責任。——這個所謂「責任」，還是很模糊，到底是死抱若日德意軸心的責任呢？還是犯着罪疑不快加入德意軍事同盟以致如此的責任呢？還是存在於前人所犯之罪中。——但是，敵國終要有個應付眼前時局的國策，等到一般人憤怒消滅之後，立刻又要回復到他們狡猾的又一面，本相來。

在這種短時期間當中，它實在只好觀望國際形勢。——

剛好戰戰發生了，敵人以為又得到很好的機會，很快地由阿部信行於四月開議後，陳奏日皇，即行發出聲明：此次歐洲大戰爆發，日本不捲入旋渦，專以進進於解決中日事變爲歸宿。這足以確實證明我們在上一段所判斷的一點都不會錯誤。不管他們的內閣是平沼還是阿部，

大批鉛字廉價發售

● 精美清晰 ● 耐用經久 ● 廉特格價 ●

備有 不無 號六至號一

部業營報商洋南海請請詳

在平沼內閣未倒時，敵外長有田有一回演說大意是：敵國已決心，今後將不再依賴其他國家之援助，而以自身的力量解決對華事變。——也不管是少壯軍人做後台還是財閥做後台，也不管是少壯軍人做後台還是財閥做後台，當前階段侵略的大目的，總是集中於我們底中華民國的。敵人官方的補充說明尤其明瞭，它對外國的作用，就是利用這個明瞭，它對我國的經濟，否則有認爲敵人的可能。所以它這「不捲入旋渦」的字樣，而使用含有暫時性的現出來。它也許轉變一個方式去這個妥協那個妥協，妥協的目的也爲着一個——爲侵略中國補助作用的外交戰。我們如果撇開太複雜的太平洋關係不講，敵國目前企圖大概是這樣的：(目前也只有美國的外交政策未甚顯明，爲敵所難以捉摸)。

從阿部信行最近的說話看：「將來日本或將與蘇聯、美國、英國及法國調劑外交關係。」又可見一重敵國希望的證明。他這設想戰戰爲日本易於解決對華事變的機會者是錯誤，從這句警告的話是以反映出敵人多數懷有這個心理。

我們中國是怎樣呢？在主義上，很簡單而無可懷疑與動搖的，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三民主義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國家，而絕對必須排除障礙的敵人。在策略上，却有幾條路線，不在這兒說了。

廿八、九、十一，於新加坡。

孤島劇壇動態

(一)「中法劇藝社」

馮執中主持下的「中法劇藝社」，在八月初制定辣斐德路(上海辣斐德路)的原址，投資數千元，改名「辣斐花園劇團」，馮執中是留法學生，曾做過胡漢民的秘書，與法租界的法入多有來往，現任上海法租界警備司令部楊虎夫人田淑君出來掛名為「監製」，對外宣稱資本由田所出，這一手法倒得不錯，社會上固然不明瞭，就是內部份子亦將信將疑，許幸之、吳曉馬等仍願與馮合作，辣斐花園劇團第一砲、上演許幸之編導之「阿Q正傳」，「阿Q正傳」是魯迅先生的名作，馮執中又聘電影明星徐幸園、王獻齋等為特約演員，以資聲名，故實則馮執中與許幸之等，曾為了要求馮執中參加義賣救難及改善待遇，罷演一次，使觀衆等了幾個鐘頭，不見阿Q出，結果馮執中急得滿頭大汗，作揖退場，忙得不可交，「阿Q正傳」之後，田淑君導演之「原野」(曹禺創作)，剛剛上演一半，內部又發生問題，於是田淑君登報聲明，辭去監製，脫離該社，在「八二三」那天，許幸之、吳天、吳曉馬及「中法劇藝社」其他演員二十餘人，亦逐漸詳知該社的資本來源可疑，乃相率退出，馮執中見大勢已去，遂不得不借「時局關係暫停營業」，班底既成問題，馮執中的「錦囊妙計」似難施展。

「三子伶新作」夜上海上演

就在「辣斐花園」危機四伏的時候，「上海劇藝社」的「臨宮劇院」於八月八日首演，並預定四個月之長期公演。「上海劇藝社」是中法聯誼會戲劇組所主辦的，它是一年來在孤島最活躍的劇社，在一年之間，曾演出十五個劇本，一內編演劇九個，創作劇六個，演出二十次，共五十一場，雖然孤島的環境，不允許提供現實的劇本，可是他們始終抱定不演有毒素的劇本，由曲折地、或多或少地盡了戲劇教育觀衆的任務，這種苦心說明了「上海劇藝社」同人有着時代的正義感，「上海劇藝社」這次改爲職業劇團，得以長期公演，這自然是愛護上海劇藝社的人們所樂聞的。

于伶是「上海劇藝社」的負責人之一，也是留

青波 (寄自上海)

在孤島的劇壇中，最活躍最努力的一個，一年來他會創了多幕極爲成功的名劇「女子公寓」，「花濺淚」和「夜上海」在伶創作的發展過程中，「夜上海」確是一座出色的里程碑，牠顯明了作者更加擴大自己的視野，手觸着更廣大的現實，發揮前更不顧的鬥爭！「反日反漢奸鬥爭」。

由于重慶的壓迫，許許多多的願忌，話是不大好說，可是于伶還多方面的說到：孤島的米荒，生活難，那裏代銅元，二房東的利慾薰心的可憎面目，大批女同胞被迫爲舞女，否定可善可惡的意志薄弱的青年，肯定有正義感的純潔的青年學生，甚至關連到漢奸被殺，並最後暗示到故鄉去發動游擊戰爭。誠如劇中人老紳士所說：「我喉嚨有病，不能多說話，也不久許我多說話」。我們的劇作者只能苦心地在中人練大字時寫出了「何如未滅，何以爲家」。說明漢奸被殺以手勢當手槍，老紳士感憤心之高呼飛的悲壯的滿江紅詞，雖然還未深入，但「夜上海」不能不說是一個在目前上海環境中最現實的劇本。像散文詩一樣的，將目前孤島的生活多方面的速寫，在此時此地演出，使生活在「夜上海」的人們看來：這裡面有我，有你有親切的之感，有切膚之痛！一般的說，于伶的「夜上海」的內容和技術上都是相當成功的。

「夜上海」的導演是劇壇老將朱端鈞先生，雖然缺乏戲劇高潮，但導演大體上亦是成功的，特別是第三幕，在舞台上，一邊是卞德博士音樂的荒淫，一邊是後樓，窮病交迫的難民行將斷氣的荒涼，孑兒弱女在想着明天馬路的命運，這種對比手法，頗能加強戲劇效果，此外朱端鈞又空前的將影子戲的手法(全場燈熄滅，只有舞台上有一點光線，演員動作隱約可見)介紹到戲劇界來，作爲新穎技巧，效果不壞，這件事在中國戲劇導演技術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三 顧爾君一張照片賣了六千塊錢
上海難民救濟協會爲了辦理難民的給養，曾主辦過好幾次的展覽會，這次難民專家們的勞力，又主辦了一個「電影明星的照片展覽會」，每張標價出賣，每一張一個女明星值日簽名，此項勸募方法大有成效，無怪有人說：「今日上海萬事皆穿，就是明星不穿」。電影明星有號召力，這具體事實展覽會的最後一幕表現出來，有常明星們的銀大照片用拍賣方式賣時，有人

人價出一千元買陳雲裳的照片，接着又有人願出二千元買顧爾君的照片，雙方成了競爭局面，買照片包含着捧角的意味，於是買陳雲裳照片的再從三千到五千元，買顧爾君照片的自四千到六千元，最後以六千元定局，顧爾君告勝利。

據熟悉電影界內幕者談：上海電影界自阮玲玉逝世，胡蝶長肥，顧爾君即漸露頭角，「貂蟬」一片賣座甚好，尤爲成名之作，因此新華公司以之爲台柱，前一時期，幾無片不由顧爾君任主角，於是顧爾君紅得發紫，不料陳雲裳由南國載滬，先後主演「木蘭從軍」「雲裳仙子」，漂亮演技，都爲顧爾君不及，大有後來居上之概，其所謂紅了半半天，各方對陳都有好感，競買照片到知兵相接程度，主要原因亦是爲了爭面子，首出六千元買顧爾君的照片，同時又全部收買所有顧爾君照片的「二大山人」，據說就是顧爾君的未婚夫，某洋行買辦的兒子。

電影公司老板對某明星拉攏程度是以賣座爲唯一的標準，陳雲裳的照片雖居居第二，但不足以說明事業上的失敗，恰恰相反，老板張善琨正倚重方放，陳的月薪高至一千五百元，且新片上場，另有酬勞，比起胡蝶當年每月八百元來，高出幾乎一倍。

據管林康侯在展覽會閉幕時說：「我活到六十多歲，還沒有聽到一張照片能賣六千塊錢，但六千元是給難民的，我們也無可厚非，但是有一點必須指出：一切電影從業員，或者電影明星，要爭取觀衆，要爲觀衆所擁護，第一須要充實自己的生活，第二要在演技上下苦功夫，否則專以自己的色相賣錢，則目前的任光何榮，決不會長久保持的！」

四 上海電影界的新危機

「孤島」環境的困難，確是事實，上海電影界的復古傾向，拼命拍攝古裝影片，自有它的客觀因素，可是，拍攝古裝影片不是無原則的，能抓住歷史上的史實關連到現實，或者「溫故知新」似的批評過去的史實，來指示目前的任務，自然最好，但退一萬步說，亦要務必保持觀衆無毒害的原則。有內容的古裝片不是不可以拍，且賣座亦不是沒有把握，最近的「木蘭從軍」就是具體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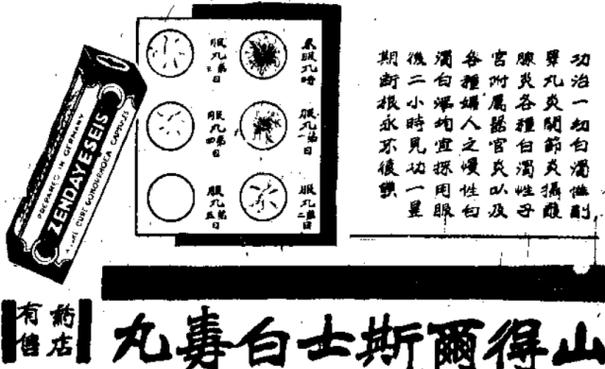
遺憾的，也值得憤慨的，目前孤島一部份淺見的唯利是圖的製片商人，正走着這一條危害民族的道路，他們正企圖混水摸魚，據說某新公

司有攝製「狸貓換太子」的計劃，又有人擬將「火燒紅蓮寺」改攝有聲影片，還有擬拍攝「白蛇傳」「文武香球」及「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等劇，迷信、色情、的「古裝電影」，國華影片公司登報公開徵求關於清朝名伶「四大金剛」的史料及道具！這一連串的可悲消息，真是爲仇者所快，親者所痛！在外匯緊縮，膠片飛漲的今天，我們不能將電影作爲教育工具，已經對不起國家民族，如果還要散佈毒素，真是罪該萬死！

五 阿英吳曉邦先後離滬赴港

阿英！饒杏邨！是大批文化人離滬到內地去後，少數留滬工作人員之一，一年來，曾主辦了「文獻社」，發行「文獻」月刊，作史料的整理工作，同時在報章雜誌以「阿英」筆名發表文章，但「文獻」僅出版了四五期，就爲日方非常注意，最後被迫停刊，最近華美是報經理金學成之被捕，據云日方是把金誤會爲阿英，日方的真正目的還是「阿英」，阿英以環境萬分險惡，實已不能留滬，聞已離滬赴港。

吳曉邦自脫離「中法劇藝學校」及「中法劇藝社」，爲了實行過去的宿願，決意赴香港，吳曉邦爲舞蹈及戲劇專家，在滬曾公演「蝴蝶花」等劇，成績甚好，頗爲觀衆所贊美。原擬在滬公演「木蘭從軍」歌舞劇，但現在既已去香港，則此劇將於香港首次公演云。



功治一切白濁淋病
專治各種白濁淋病
各埠藥房均有代售
每瓶一元二角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
山得爾斯白丸

不必寫·不大寫·不敢寫·不寫面

——雷凌——

抗戰以來的兩年餘間，馬華文化運動的擴大和深入，真是到了可觀的地步。單就現存的各報副刊和定期雜誌和抗戰前的出版物對比起來，就很鮮明的可以看出來。然而，可惜的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就是說在目前客觀環境的需要來對比一下，我們又可以發現到：馬華文化界的文化工作，又是離現實太利害了！

目前的環境還有什麼情形呢？馬來亞進入戰時狀態了，百物昂貴，人們都在焦慮着，戰爭幾時來呢？戰爭可以以避開？怎樣才能得到安全？怎樣才能得到永久和平？華僑對目前的戰爭態度究竟應當如何？假如這一次戰爭和第一次大戰的性質相同，那末我們的態度應當如何？又，目前的情況已激起了人們的生活作怎樣的變化？到人類永久和平之路又如何？凡此種種，都迫切地期待文化界之先進予以指點，予以啓示；然而文化界做得太不夠了。

且就寫作界說一說，在馬華文化界就嚴重地存在着下列幾種情形：

(一) 不必寫

這多半是包含着兩種人，第一種是滿其着「閒情逸致」的人，他們只顧吃得飽，穿得好，住得好，戰爭還沒有來就想逃。所以他們不關心現實的醜惡，不關心僑胞的痛苦，他們的人生觀是：「自己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因此他們不動手也不動口，第二種是在「交際」會經商頭面的人，他們過去成了名，現在看了些年青寫作者的作品，便：「讓你再學三年吧，我這不讓你的」，一笑而置之；看了現實的矛盾也漠不關心，只有當某一大問題在爭論，在筆戰時，他才要出來「如此這般」地發揮意見，以釋其疑。

(二) 不大寫

這一類人是想寫，而且現在這時期在寫的人，但是他們中間，有的爲了生活所迫，常常由經常寫到不常寫，甚至由少寫到他再弄到沒有寫，他們的看法是：「文章猶未技，得空再來弄」，有的却要等待高興，高興時才寫，不高興就不寫，或者，等待靈感，他們的看法是：「靈感一至，下筆千言」，結果則「一不寫」。

(三) 不敢寫

但也有很多具有正氣威的寫作者，他吐現現實的醜惡，他憧憬光明的未來，他想像高爾基，魯迅，以筆桿爲槍桿，把「一而再」是嚴肅的工作，「一而再」是「無恥」的社會暴露出來，然而因爲怕小怕惹禍，怕得罪當局，怕得罪人們，所以，有風頭出的寫，得罪人的不寫，罵墮落的個人「大義凜然」，對社會黑暗的根源「守口如瓶」。

(四) 不面寫

現在說到正在寫作的人，我們首先應當向目前這些正在勤於寫作的作者致熱烈的敬意，因爲他們並沒有放棄文化人的責任，或者還不自暴自棄，不要自己的前途，或者還在努力向前進，這一些熱，發這一些光，畢竟對文化運動有很大的功績，但是因爲期望殷切，所以要求也高，筆者不敢，願把這區區呈獻于馬華文化人的面前。

我認爲目前正在寫作的馬華文化人，正存在着一個很嚴重的缺點，這便是「不面寫」！

第一，尾巴主義——文章不但不應當反映現實，而且應當指導現實。筆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並且是衆所公認的了。如果把已經做過的事情重出

來重述一遍，或者選一題材是已經被人們寫了好幾次的了；或者這些東西在目前已經不是客觀環境所迫切需要的東西，是陳舊的東西了，那末，對文化又有什麼多大的幫助呢？然而，目前有很多作者仍在不斷做這些浪費精力的工作，有很多作品，寫得是零星的校長談話而自己不顧其啊，或者「我的家鄉啊，我其想念啊」，或者是被敵人迫得跳海尋死這口裏喊着「中國勝利，打倒日本！」的青年男女的故事啊，……這些只映現象，而沒有把握現實的本質，只反映些枝節現象，而沒有把握着現實的中心事實，典型事實的作品竟不斷在出現，（在各報副刊，各定期刊上面普遍存在着，這里因爲篇幅關係，不一一舉例。）這些作品反映現實已經不夠，更談不到指導現實了。

第二，保守主義……這一類作品的特徵便是千篇一律的公式主義文章，精神動員月會來了，作者便提出許多意見，這意見當然是：一，國際情勢分析，二，祖國現狀報導，三，抗戰建國綱領實施辦法，四，以戲劇表演，以歌曲演唱，……敵人反動刊物出現了，他便可以來一道「詞嚴義正」的抨擊，並且主張應當燒掉！或者還有應當如何進一步克服等等，上海的魯迅風出版了，說不定又要來一回讚揚，然後引出魯迅先生的幾句話做結尾，並且加重說：「魯迅先生這話是至理名言」等等。

第三，自由主義——或可謂不干涉主義。這便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有你的對，我也有我的對，你不可以說我的不是，我也不說你的不是。你可以寫德蘇協定是德蘇同盟，共同對付英法，我也可以介紹些「史大林生活在恐怖中」的桃色故事了，或者「佛蘭科將軍說話溫和，爲人誠懇，有愉快的儀表，熱烈的表情」等等，於是大家相安無事，相安無事，篇幅所限，我暫舉一些例子。

寫作品的同志們！難道我們所寫的，竟能是這麼平凡的東西嗎？難道我們不可以對現實說實話嗎？難道所謂援助祖國抗戰，竟可以不顧本身在馬來亞的安全嗎？難道所謂文化上的統一戰線運動，竟可以不必要作理論鬥爭的嗎？難道在馬華救亡統一戰線的建立過程中，竟可以不把廣大的下層勞動僑胞的生活痛苦加以注意嗎？難道目前許多矛盾的現實我們竟可以不加批判，而一對之逆來順受嗎？

我們還記得！當抗戰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或「國防文學」這兩個口號，曾轟動了海內外的文化人，引起了熱烈的論爭，其中，所以熱烈擁護「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一口號的人，多數是所謂左翼作家，因爲他們是擁護工農大衆的利益的，因此，他們便熱烈擁護那一個口號，而對「國防文學」口號起了反感。但是統一戰線運動興起而成爲事實以後，這些所謂左翼作家却忘記了工農大衆了，因此，他們當然連帶着也忘記了自己在統一戰線中的特殊任務了。所以，他們便只多談祖國，少談馬來亞；或者多談爭取僑領，少談爭取下層大衆；多談精神動員，少談生活改善；多談最高領袖，少談擁護八路軍新四軍；多談三民主義，少談（甚至不談）馬列主義，多談中英親善，少談民族利益……似乎這些是兩極端，兩面不相容的東西，而不是能相成，能統一的東西的樣子了。

南洋年鑑 是理解南洋全貌的智識鎖鑰！ 全書千餘頁，凡二百餘萬言。 洋裝布面金字 壹厚冊。

君欲理解馬來亞 在戰爭途上的世界地位 請購閱南洋商報新嘉坡南洋年鑑

南洋商報新嘉坡南洋年鑑 請購閱

文化消息種種

接第八頁「文化雜訊」

宋之的現將參加「文協」的戰地訪問團出發前線，前自「自衛隊」上演後，並與章詒和葛一虹進行「新演劇」的工作。

蕭軍現在成都編「新民報」附刊「新民講稿」，並負責「文協」成都分會的工作，其創作「側面」已全部寫成。

端木氏現還在重慶，因大火已遷到山中住了。

周文在重慶，已於新近和盛亞接編了一個副刊「文崗」。

因為重慶的被轟炸，作家羣大受驚駭，老向已向北去了，歐陽山，以率則轉到南溫泉，安娥，清開等却落荒而逃，往鄉中去，但還不斷在困難中支持文協。

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近於江西參加軍風紀考察團工作途逝世。

青年作家陳曉雲近作曲江寫作，並與柳倩編印特刊「歌行」將出版。

留滬名作家阿英（錢杏邨），據訊於八月

卅日被敵軍司令部捕去，生死不明，誠為文化界之不幸，但也有人說，他因環境關係已早經離滬往港，我們希望前訊不確。

英著名左翼作家約翰·羅曼諾維奇著的一「國際從軍記」是一「人類的呼聲」，已由生活書店出版，每冊七角。

「抗日根據地」魯西北區「魯克夫」著，已由生活書店出版。

前在蘇聯編過活潑的中國畫家陳依範，自去年回國致力於藝術的宣傳，並搜集了不少的抗戰中的美術作品寄回蘇聯展覽。

馬華救運工作方針

疾流

我們已經明白了馬華救運當前的任務，現在應該說怎樣完成這些任務的工作方針，因為要完成一個階段的任務，非有正確的工作方針不可的。

馬華救運當前的工作方針是：
一、廣泛而深入地展開馬華精神總動員運動，對內克服左傾關門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觀念，對外展開馬華救亡統一運動，徹底肅清包辦、關門的作風，只要不是托派，或無可救藥的汪派，漢奸，敵探等，都應一致歡迎他參加到馬華救亡統一運動上來。

二、經常注意抗戰鬥爭，羣衆運動的組織工作，依據他們各種不同的職業，興趣，建立各種不同的團體。有計劃地自步驟地充實他們活動的內容，鞏固他們的組織的基礎，使組織本身影響擴大，威信提高，站在公開合法的立場，爭取廣大羣衆和友軍行動的統一。

三、有計劃地展開統一馬華救運運動，培養並提拔各階級領袖人物，適切地分配到各幫派中去執行統一幫派的工作和任務。

四、以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為前提，本身組織的綱領為目標，徹底轉變工作方式，使一切工作和當前的客觀環境配合起來發展。因此，今後的工作方針應注意如下兩點：
甲、正確地估計並把握每個時期客觀環境的變化，迅速地決定公開合法的活動範圍和方式，以求在羣衆中取得普遍而深入的影響。
乙、接近並深入羣衆，徹底克服關門主義，包辦主義的救亡情緒和要求，適切地引導羣衆於統一的救亡運動。

五、加強培養並提拔對救運有興趣的領袖份子，深入農村開展馬華農民救運工作。
六、廣泛而深入地展開馬華青年運動，培養並集中大批青年領袖人物，深入僑生，幫派，宗族以及各種性質，各種階級的青年羣衆中，展開救亡青年運動工作。
七、廣泛地展開馬華婦女運動，培養並集中大批婦女領袖人物，深入各階層幫派及各落後婦女羣衆中，展開馬華婦女運動工作。
八、普遍地展開馬華文化運動（如出版期刊雜誌，推動新戲運動，大衆化運動等），培養並提拔大批文化工作人員，以充實當前馬華救亡統一運動的內容。

九、加強組織內上下層的聯繫，經常幫助各

談「天才戲」

陳子新

在觀衆落後，文明戲還是相當得勢的當前環境下，一般缺乏成熟演員，缺乏燈光，配景，道具的「天才戲」之所以能得一部分觀衆，大概所恃的只有「誇傳宣傳」四個字了。談到「天才戲」一般落後的羣衆都覺得遠比不上文明戲那麼「够味」。

「天才戲」這名稱有人覺得侮辱了話劇的尊嚴，但我覺得這名稱倒能道出話劇運動在現階段的特質，現階段話劇運動不服務於「救亡」是猶如「與抗戰無關」的文章一樣，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但這裏并不排斥與救亡有關的社會劇）不過「救亡戲」並不是不要藝術的，反過來，只有加強「救亡戲」的藝術質素，才能使「救亡戲」的宣傳作用發揮得更加透澈。這在過去葉尼先生等討論「藝術與戲劇」的諸文章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這裏用不着多說，好像題目所說的，在這里我只想談談「天才戲」中的所謂「天才戲」。

「天才戲」這名稱參加過戲劇宣傳的人們聽來，是並不會怎樣生疏，並且可以說是他們創造

的。這是指那些沒有經過認真練習而隨便演出的話劇來說的，這種演出的話劇其實是腐敗透頂的「天才戲」不過是表面好聽而挖苦的名詞。一般觀衆心目中，已覺得藝術不以文明戲够味，再加上「天才戲」，它給觀衆的印象與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話劇的觀衆一天天給文明戲搶了過去，常常在文明戲的前面弄得冷冷落落，這現象很值得我們戲劇工作者作長思，並不會沒有原因或是偶然的！

「天才戲」這現象是萬萬不能讓它拖下去，但事實上却很不幸，不但目前還不能克服，並且還相當普遍地流行於各地劇團之間，平時一點也不準備，等到某種紀念日或籌賑遊藝一到，就馬上臨時抱佛腳的左找劇本，右拉演員，一切準備不夠三五天就上台演出，這樣又怎麼不會常常弄到演員要人提示台詞，並且弄到演員所站位置顛倒錯亂的笑話來呢！這種現象之造成，當然不會沒有原因的，比方劇本要審查，演出欠缺保障與自由，演員大都各有職業與事務，不能專門化；物質配備缺乏；與一般人對戲劇能演出就算了，不必費多大金錢氣力來置備什麼的誤解等，就

和上層僑胞聯繫，及各文化團體，機關學校關係等），同時，總的領導機關該經常派代表巡視並幫助各地工作，而各地各界的領導機關也要加強巡視工作。
十、具體檢查各地各界，甚至各區的領導機構，切實地加以分配和調整，這更應該注意如下四點：
A、糾正內部左右傾的批評方法，避免消極的打擊，多做積極的鼓勵，發揚和克服，不亂用紀律去制裁領袖份子，主要的是救亡組織不是什麼政黨，而純粹是民衆運動的集體。
B、注意組織外的人材。
C、制裁和調整在執行路線上犯着嚴重錯誤的領袖份子，充分地使用集體的權力去解決之。在適當的分配下，不必顧慮對方是否同意，可以大膽執行。
D、嚴密和具體地檢討舊領導機構的缺點，有系統的加以適當教育。

（完）

往往令許多戲不得不停時抱佛腳。

然而，這並不能說「天才戲」是對的，也不能說各地戲劇工作者因此就沒有責任，我常常奇怪：為什麼一個足球隊或籃球隊，平時總可以每天不停的練習，而一個劇團，却總是演出前忙得一番，演出後就休息，彷彿死了一般呢？難道只有球隊才能天天練習，而戲劇就根本沒有平時練習的可能？這是絕對沒有道理的。正和反，戲劇工作者也該跟球員一樣，球員有職業事務，可以抽出時間去日日練習，為什麼戲劇工作者又不可以抽出時間，在平時練習？這是一定可以的，只要我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並且肯不肯認真執行這一點就是了。

馬華戲劇工作者們，加緊平時準備與練習，根據「天才戲」，讓文明戲在我們面前沒落，讓觀衆一天一天在我們面前多起來吧！

國際宣傳在馬來亞

泮冷

如果說以外交手段來爭取國際的同情，來爭取中國抗戰的更良好的國際環境，如果說國際精神上更積極地予中國抗戰以援助是中國抗戰最後勝利之有利條件，而條件又不是不經過爭取就可以天上掉下來的。那末我們就必須展開國際宣傳的工作，普遍執行國民外交的任務，以使外國人士明瞭中國的反侵略戰爭是進步的戰爭，是為保障世界和平，保衛人類文化與正義的戰爭，換句話說使他們明瞭中國抗戰的國際性，在中國還沒有嚴密組織的，有計劃的，廣大的國際宣傳機關的目前，國際宣傳的責任就落在每一個受過外國教育而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的身上。

在具有各民族的馬來亞，國際宣傳是一個很重要的救亡工作，以懂得外國文字的馬來亞華僑的數量來講，華僑之展開國際宣傳是應該相當容易的事情，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碰到幾個實際困難了，其中一個（我在這裏要談的）是人材的問題，這不是很奇怪嗎？受過英文教育的僑生不是很多嗎？怎麼會沒有人材呢，也許會有人這樣疑問。是的，不可否認的，這是事實，能說得滿口漂亮英語與得洋流利的文章的文筆確有其人，可是有的因為時間的關係，有的因為社會地位的關係，有的犧牲自身利益而集中全體精神來做國際宣傳的却寥寥無幾，結果就關人缺才了，但是另一方面，一般肯努力苦幹的僑生却又政治認識很差，至於祖國的，雖然政治認識很強，可是外國文又不大懂得，不過我這樣說並不是對馬來亞的國際宣傳表示消極或者悲觀，我不過把問題的困難提出來，以求補救的方法吧了。

這樣一來馬來亞的國際宣傳今後就要負起雙重的任務了，一是對外國人士的宣傳：一是對僑生的教育，在進行對僑生宣傳方面，我以為是應該依照以下兩個辦法才能收到一箭雙的效果：一方面對僑生宣傳文字上和口頭上的宣傳，以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抗戰的認識，使其能為非僑生的華僑更徹底地合作，以發揮其援助抗戰的力量；一方面開辦訓練班吸收一般優秀的僑生，把他們訓練成堅強的國際宣傳工作者，以加強國際宣傳的主觀力量。我以為只有這樣做國際宣傳工作在馬來亞才能普遍地展開。

還有一個問題我想提出來談談的，這就是聯絡的問題，即所謂國民外交。在過去我們所做的國際宣傳（其實很少）只限於文字上和口頭上的宣傳，對於國民外交的執行可以說是少得可憐。我們知道在馬來亞有許多各民族的公團而又進步的團體，這些團體我們有沒有去聯絡他們？我們希望人家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來多予我們以援助，我們只是希望而不聯絡他們，他們能夠幫助我們嗎？

為着使我們今後的國際宣傳能有計劃地進行，我現在把國際宣傳計劃大綱列下，以為負起國際宣傳工作者參考：

國際宣傳計劃大綱

一、工作目標：

a. 實行國民外交，爭取國際人士對我國抗戰的同情與援助。

b. 加強中英親善，爭取馬華救運的，公開合法與自由。

二、組織：

(A) 組織日寇建立「東亞新秩序」及國際間任何妥協投降的陰謀。

(B) 加緊對僑生的教育以提高民族意識。

(C) 工作範圍：

(a) 與馬來亞各民族團體建立關係。

(b) 與馬來亞僑生團體建立密切的關係。

(c) 有計劃地應用各地英文報紙以發表宣傳文件。

(d) 與世界各和平團體建立關係。

(e) 指導各地的國際宣傳工作以求其統一。

三、工作計劃：

(A) 組織工作方面：

(1) 建立各種外國語國際宣傳委員會。

(2) 建立翻譯研究委員會與出版委員會。

(3) 建立各種外國語研究會或訓練班。

(4) 集合各地精通外國語者建立各地國際宣傳委員會。

(5) 盡量使馬華語文團體共同負起國際宣傳工作。

(6) 規定每月工作計劃。



腎虧虧 剝奪人 生樂趣

腎部虧弱則血液不清毒素積積而起劇烈之背痛腰痛風濕骨痛等症痛苦若非凡行動不使人生樂趣剝奪淨盡醫治之法首在補腎使其回復健康排除廢料雜質使腎臟得能盡其最重要之清濾血液及由體內隨尿液排除毒素與不潔雜質之職。

第威德補腎丸有此效能今晚試服二丸明晨君必得見感覺並知曉該丸之有益於君諸般痛苦即告停止重復精神飽滿生趣蓬勃

第威德補腎丸久為公認為專治風濕骨痛腰痛腰痠痛骨節筋骨疼痛以及一切腎虧與便溺病症之靈藥



第威德補腎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男子情慾不振無論生理的或心理的皆可服亞斯得補腎丸而一切性慾失常之症因此丸標本兼治立能恢復人生樂趣凡腎部諸病在尿失眠腰酸等症其補益虛百損對於體力精神兩虧之人尤為相宜

亞斯得補腎丸

各埠均有代售

大時代的兒女

劇幕獨

倩丁

時間：一九三八年九月十八日的晚上。
地點：馬來亞西海岸的某埠

人物：陳貴！十四歲。他是三十年前到南洋來的，現在已做了錫礦的包工頭。他很粗暴。看見目前的「錢」就可以不擇一切，也沒有點中國人所謂的道德或是仁義。他對待工人似乎是看豬一樣；就是連自己的女兒也那麼殘忍的。他有粗健的體魄，紫赤的皮膚，濃黑的眼，眼睛像一隻獅子樣的可怕，滿身是粗大的毛。他很容易動火，尤其是喝過酒的時候。他老是穿着青灰色沒有領帶的西裝，穿鞋不穿襪。一一看就使人知道他是一副卑劣相。

雲氏！六十歲。陳貴的母親，是一個十足守舊的老太太。她有着一颗慈愛的心，她愛着她的兒子，也愛着她的孫女。然而宗教和封建的思想迷漫了她，使她一輩子都沒有覺醒過。她的頭髮斑白了，耳朵也有點聾，背是駝着，老是穿着中國農村的黑衣服，她最不喜歡那「娘惹」們穿的紗籠。也許是她來南洋比不上的她的兒子那麼悠久的原故吧。

黃金保！四十五歲，當地僑領之一，他有樹膠園，也有一些錫礦，人們很崇拜他的錢。陳貴就是他一手造成的包工頭之一。他的頭髮是稀少了，但眼睛是銳銳的，鼻子像個獅子狗；有兩撇短短的鬍子，一張大嘴，金銀的幾顆牙齒時常在呵呵大笑的時刻誇耀地閃爍着。他那種商人應付顧客的虛偽笑容，有時像習慣似的流露在臉上。他穿着灰色的絨西裝，那上面掛着金鍊和翠翠的兒，他出門老是坐着他的自備汽車。

陳保貞！二十歲的青年寡婦。是陳貴的大女兒。她的臉都很美麗，但有點灰白，身體也瘦了些。她活潑，像什麼壓迫她使她成了一只純善的羔羊。她沒有一點反抗力，永遠帶上憂鬱的臉孔，老是默默無言的去順從人家的吩咐。時常穿着印花的短衣服。

陳慧英！十七歲。陳貴的次女。是一個剛進初中的學生。她美麗，活潑，健康，時常在談吐中流露出她的剛強。她大熱心于應做的工作，同時有着一種強烈的反抗性。她的同伴時常叫她「陳健」因為她不喜歡那原來的「慧英」，「陳健」聽說是她自己的什麼「筆」名。似乎她是最愛穿白衣黑裙。

姚！是陳健的同伴，也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她說話很大方，一雙大而長的睫毛水凌凌的眼睛很敏銳的轉動。有着利害的口才。
阿！福！汽車夫。
馬來人！賣「沙爹」的，皮色紫黑戴着馬來人的黑帽子，衣是青灰色的西裝，但下面穿的是「紗籠」。

在馬來亞西海岸的某埠中等下的華人住屋。左面的一片牆靠着一只方桌，桌上擺着木魚，照相架，及一些拜神的用具。壁間掛一幅舊老的老畫像，掉在左右有椅子各一，掉前有一藤墊。右壁掛着兩三張椅子及一個壁衣櫃的部位。有一門通內室，壁間掛一婦人的木炭畫像。中壁在的左邊有通屋外的大門，門外有高三尺多的欄杆。中壁有通屋的一窗，由窗子可以看見窗外遠處的三三兩兩樹，在中壁的中間掛上大紅大綠的關公像，像前有一方檯子，上面擺茶具等，檯的兩邊有椅子各一。

開幕時：保貞正在製衣服，一會兒她停住手呆呆地想着，她那憂鬱的神情，已充分表示出她內心的痛苦，她嘆了一口氣懶懶的坐下，抹抹汗水，拿起扇子搖搖涼，但不久她又拿起，抖到裡面如去加炭。通屋外的門忽開，陳貴手拿着那頂加非色的呢帽扇風，鈕扣解開地進來，看不見保貞在，奇異的叫着：
阿！真！阿！真！
唔（從裡面進來）爸爸這麼晚才回來（放下）
斗給他把帽子掛好！
貴：是，我想把這幾件衣服，好，明早你們就可換了。
貴：不要這麼要緊（他看下一內屋的門轉問）婆婆是在麼？
真：說是在下街去同王八婆算命去了。（不安地）又回去，她的衣服）
貴：不要緊，放着一這要緊做什麼？

真：（放下）斗爸爸，有什麼事麼？
貴：你去拿酒瓶到隔壁王家婆那邊去買瓶酒來。瓶裏還有酒，今天早上沒有吃完呢。
真：你不用管（真轉身），把瓶裏的酒先倒來給我。
真：要什麼菜下酒？
貴：（真入內室。貴把外衣脫下掛在椅背上，拿起菸扇坐下搖大特搖。一會兒真自內出。她一手拿瓶一手拿杯，杯中盛滿酒，她很小心地走着。）喂，你在幹什麼？地上這麼不掃不掃，客客亂亂，等會有人來了看起來像什麼樣子？（真長縮地把杯子放好，真從褲袋裏拿出錢來，拿去隔壁買瓶酒。真在門口叫個馬來人挑幾出「沙爹」送來。真走出去，貴從衣袋裏取出花生米來，慢慢地剝着下酒。
真：（說幾句馬來話）
馬來人：（馬來人進來）頭家好，用多一點鹽（他拿沙爹進來說着馬來話）
真：（真）淡！淡！（不耐煩的做個手勢，又轉用中國話）給我滾出去（馬來人嘻嘻而退，真開味道）啊，好極！（真拿酒進來）啊，真，你也陪爸爸吃點酒。
真：不，她沒擺擺擺好了酒，我不會喝酒。（她轉身要換衣服）
真：吃一點有什麼相干，過來，那天你不是同婆婆也喝了酒麼，過來！
真：爸爸！我不會喝酒。
真：那麼就吃點東西罷。
真：我不。
真：過來。（他像有點起火了，她不得不放下，畏懼地走到桌前來）我要你吃點東西。（她自己取起一粒花生米往口里送）吃點沙爹（真搖搖頭）我要你吃。（他為她送進一枝沙爹。）
真：爸爸！她痛苦，畏懼，趕快的接了過來。她不時看着壁上母親的肖像。）
真：哈，哈！你看你。爸爸是痛愛你的（他舉起酒杯送到她的唇邊）喝點酒。
真：不，爸爸，爸爸！她畏懼痛苦我不能。我要你喝。
真：不要緊，她不在這兒。
真：不知道，她不在這兒。

真：我要你喝。（她終於扶着爸爸的手和杯喝了一口）再來一口。（她只得憤憤的盡量喝一大口，可是酒却噴吐出來，杯子也落地了。她掩面要向外跑，但陳貴的野性正發，把她的拉住。）阿！真，你就再服從我這最後一次罷！
真：啊，我不能。
真：（像是燃起了烈火）
真：（陳貴將要拖進內室。外面一陣嘈雜的腳步，而且有着女人那活潑的聲響，就在門口停下來，陳貴也停下他動作看着外門）
外：而女人聲，這就是她的家，最好你在門口等我，她一定跟着我們一道走的。
外聲：好，你進去罷！
真：（打着門。真害怕地走入內室）陳健！陳健！（沒有人似的）請問陳健在家麼？
真：（不奈煩，生氣地）沒有人！沒有人！大聲小聲，我們家裏沒有陳健！（開門）又是你！（室內有女子嘆息聲）
真：啊！陳伯伯，陳健在家麼？
真：我們陳家沒有什麼鬼健！
真：啊，慧英！
真：沒有！沒有！——又是引誘她去做什麼宣傳，做戲！——像樣麼？
真：我們是盡點力做做救國工作……
真：（拍着說）救國！給我滾！
真：（姚出，馬來人）
真：（馬來話）頭家！還要麼？
真：（巨雷似的說）馬來話來拿，去罷，不要了，不要了，就統統去罷！（他丟了幾個銅板在桌上，馬來人收東西出去，他又朝內室）出來！這麼懶的地不掃，等會兒有人來了，看起來像什麼樣子？（他一連喝盡了二杯）出來！（他兩眼像獅子樣的盯住門口的叫，在這強迫的視線內保貞像幽靈地從內步出來，頭髮亂地披着，也流着眼淚）跟着你媽那賤鬼的尾巴，把我的家都弄糟了，你還不聽我的話，哩，好大膽。哭，哭，哭什麼！誰寫了你！把眼淚擦乾，把眼淚擦乾，哭什麼！誰商量一件什麼事情。
真：（雲氏的紙頭）唔——（整理了一些家具）
真：（雲氏背有點駝，手拿着佛珠，氣喘的從外門進來，真馬上整理一下頭髮，像無事似的）

真：（放下）斗爸爸，有什麼事麼？
貴：你去拿酒瓶到隔壁王家婆那邊去買瓶酒來。瓶裏還有酒，今天早上沒有吃完呢。
真：你不用管（真轉身），把瓶裏的酒先倒來給我。
真：要什麼菜下酒？
貴：（真入內室。貴把外衣脫下掛在椅背上，拿起菸扇坐下搖大特搖。一會兒真自內出。她一手拿瓶一手拿杯，杯中盛滿酒，她很小心地走着。）喂，你在幹什麼？地上這麼不掃不掃，客客亂亂，等會有人來了看起來像什麼樣子？（真長縮地把杯子放好，真從褲袋裏拿出錢來，拿去隔壁買瓶酒。真在門口叫個馬來人挑幾出「沙爹」送來。真走出去，貴從衣袋裏取出花生米來，慢慢地剝着下酒。
真：（說幾句馬來話）
馬來人：（馬來人進來）頭家好，用多一點鹽（他拿沙爹進來說着馬來話）
真：（真）淡！淡！（不耐煩的做個手勢，又轉用中國話）給我滾出去（馬來人嘻嘻而退，真開味道）啊，好極！（真拿酒進來）啊，真，你也陪爸爸吃點酒。
真：不，她沒擺擺擺好了酒，我不會喝酒。（她轉身要換衣服）
真：吃一點有什麼相干，過來，那天你不是同婆婆也喝了酒麼，過來！
真：爸爸！我不會喝酒。
真：那麼就吃點東西罷。
真：我不。
真：過來。（他像有點起火了，她不得不放下，畏懼地走到桌前來）我要你吃點東西。（她自己取起一粒花生米往口里送）吃點沙爹（真搖搖頭）我要你吃。（他為她送進一枝沙爹。）
真：爸爸！她痛苦，畏懼，趕快的接了過來。她不時看着壁上母親的肖像。）
真：哈，哈！你看你。爸爸是痛愛你的（他舉起酒杯送到她的唇邊）喝點酒。
真：不，爸爸，爸爸！她畏懼痛苦我不能。我要你喝。
真：不要緊，她不在這兒。
真：不知道，她不在這兒。

真：我要你喝。（她終於扶着爸爸的手和杯喝了一口）再來一口。（她只得憤憤的盡量喝一大口，可是酒却噴吐出來，杯子也落地了。她掩面要向外跑，但陳貴的野性正發，把她的拉住。）阿！真，你就再服從我這最後一次罷！
真：啊，我不能。
真：（像是燃起了烈火）
真：（陳貴將要拖進內室。外面一陣嘈雜的腳步，而且有着女人那活潑的聲響，就在門口停下來，陳貴也停下他動作看着外門）
外：而女人聲，這就是她的家，最好你在門口等我，她一定跟着我們一道走的。
外聲：好，你進去罷！
真：（打着門。真害怕地走入內室）陳健！陳健！（沒有人似的）請問陳健在家麼？
真：（不奈煩，生氣地）沒有人！沒有人！大聲小聲，我們家裏沒有陳健！（開門）又是你！（室內有女子嘆息聲）
真：啊！陳伯伯，陳健在家麼？
真：我們陳家沒有什麼鬼健！
真：啊，慧英！
真：沒有！沒有！——又是引誘她去做什麼宣傳，做戲！——像樣麼？
真：我們是盡點力做做救國工作……
真：（拍着說）救國！給我滾！
真：（姚出，馬來人）
真：（馬來話）頭家！還要麼？
真：（巨雷似的說）馬來話來拿，去罷，不要了，不要了，就統統去罷！（他丟了幾個銅板在桌上，馬來人收東西出去，他又朝內室）出來！這麼懶的地不掃，等會兒有人來了，看起來像什麼樣子？（他一連喝盡了二杯）出來！（他兩眼像獅子樣的盯住門口的叫，在這強迫的視線內保貞像幽靈地從內步出來，頭髮亂地披着，也流着眼淚）跟着你媽那賤鬼的尾巴，把我的家都弄糟了，你還不聽我的話，哩，好大膽。哭，哭，哭什麼！誰寫了你！把眼淚擦乾，把眼淚擦乾，哭什麼！誰商量一件什麼事情。
真：（雲氏的紙頭）唔——（整理了一些家具）
真：（雲氏背有點駝，手拿着佛珠，氣喘的從外門進來，真馬上整理一下頭髮，像無事似的）

真：我要你喝。（她終於扶着爸爸的手和杯喝了一口）再來一口。（她只得憤憤的盡量喝一大口，可是酒却噴吐出來，杯子也落地了。她掩面要向外跑，但陳貴的野性正發，把她的拉住。）阿！真，你就再服從我這最後一次罷！
真：啊，我不能。
真：（像是燃起了烈火）
真：（陳貴將要拖進內室。外面一陣嘈雜的腳步，而且有着女人那活潑的聲響，就在門口停下來，陳貴也停下他動作看着外門）
外：而女人聲，這就是她的家，最好你在門口等我，她一定跟着我們一道走的。
外聲：好，你進去罷！
真：（打着門。真害怕地走入內室）陳健！陳健！（沒有人似的）請問陳健在家麼？
真：（不奈煩，生氣地）沒有人！沒有人！大聲小聲，我們家裏沒有陳健！（開門）又是你！（室內有女子嘆息聲）
真：啊！陳伯伯，陳健在家麼？
真：我們陳家沒有什麼鬼健！
真：啊，慧英！
真：沒有！沒有！——又是引誘她去做什麼宣傳，做戲！——像樣麼？
真：我們是盡點力做做救國工作……
真：（拍着說）救國！給我滾！
真：（姚出，馬來人）
真：（馬來話）頭家！還要麼？
真：（巨雷似的說）馬來話來拿，去罷，不要了，不要了，就統統去罷！（他丟了幾個銅板在桌上，馬來人收東西出去，他又朝內室）出來！這麼懶的地不掃，等會兒有人來了，看起來像什麼樣子？（他一連喝盡了二杯）出來！（他兩眼像獅子樣的盯住門口的叫，在這強迫的視線內保貞像幽靈地從內步出來，頭髮亂地披着，也流着眼淚）跟着你媽那賤鬼的尾巴，把我的家都弄糟了，你還不聽我的話，哩，好大膽。哭，哭，哭什麼！誰寫了你！把眼淚擦乾，把眼淚擦乾，哭什麼！誰商量一件什麼事情。
真：（雲氏的紙頭）唔——（整理了一些家具）
真：（雲氏背有點駝，手拿着佛珠，氣喘的從外門進來，真馬上整理一下頭髮，像無事似的）

真：我要你喝。（她終於扶着爸爸的手和杯喝了一口）再來一口。（她只得憤憤的盡量喝一大口，可是酒却噴吐出來，杯子也落地了。她掩面要向外跑，但陳貴的野性正發，把她的拉住。）阿！真，你就再服從我這最後一次罷！
真：啊，我不能。
真：（像是燃起了烈火）
真：（陳貴將要拖進內室。外面一陣嘈雜的腳步，而且有着女人那活潑的聲響，就在門口停下來，陳貴也停下他動作看着外門）
外：而女人聲，這就是她的家，最好你在門口等我，她一定跟着我們一道走的。
外聲：好，你進去罷！
真：（打着門。真害怕地走入內室）陳健！陳健！（沒有人似的）請問陳健在家麼？
真：（不奈煩，生氣地）沒有人！沒有人！大聲小聲，我們家裏沒有陳健！（開門）又是你！（室內有女子嘆息聲）
真：啊！陳伯伯，陳健在家麼？
真：我們陳家沒有什麼鬼健！
真：啊，慧英！
真：沒有！沒有！——又是引誘她去做什麼宣傳，做戲！——像樣麼？
真：我們是盡點力做做救國工作……
真：（拍着說）救國！給我滾！
真：（姚出，馬來人）
真：（馬來話）頭家！還要麼？
真：（巨雷似的說）馬來話來拿，去罷，不要了，不要了，就統統去罷！（他丟了幾個銅板在桌上，馬來人收東西出去，他又朝內室）出來！這麼懶的地不掃，等會兒有人來了，看起來像什麼樣子？（他一連喝盡了二杯）出來！（他兩眼像獅子樣的盯住門口的叫，在這強迫的視線內保貞像幽靈地從內步出來，頭髮亂地披着，也流着眼淚）跟着你媽那賤鬼的尾巴，把我的家都弄糟了，你還不聽我的話，哩，好大膽。哭，哭，哭什麼！誰寫了你！把眼淚擦乾，把眼淚擦乾，哭什麼！誰商量一件什麼事情。
真：（雲氏的紙頭）唔——（整理了一些家具）
真：（雲氏背有點駝，手拿着佛珠，氣喘的從外門進來，真馬上整理一下頭髮，像無事似的）

真：我要你喝。（她終於扶着爸爸的手和杯喝了一口）再來一口。（她只得憤憤的盡量喝一大口，可是酒却噴吐出來，杯子也落地了。她掩面要向外跑，但陳貴的野性正發，把她的拉住。）阿！真，你就再服從我這最後一次罷！
真：啊，我不能。
真：（像是燃起了烈火）
真：（陳貴將要拖進內室。外面一陣嘈雜的腳步，而且有着女人那活潑的聲響，就在門口停下來，陳貴也停下他動作看着外門）
外：而女人聲，這就是她的家，最好你在門口等我，她一定跟着我們一道走的。
外聲：好，你進去罷！
真：（打着門。真害怕地走入內室）陳健！陳健！（沒有人似的）請問陳健在家麼？
真：（不奈煩，生氣地）沒有人！沒有人！大聲小聲，我們家裏沒有陳健！（開門）又是你！（室內有女子嘆息聲）
真：啊！陳伯伯，陳健在家麼？
真：我們陳家沒有什麼鬼健！
真：啊，慧英！
真：沒有！沒有！——又是引誘她去做什麼宣傳，做戲！——像樣麼？
真：我們是盡點力做做救國工作……
真：（拍着說）救國！給我滾！
真：（姚出，馬來人）
真：（馬來話）頭家！還要麼？
真：（巨雷似的說）馬來話來拿，去罷，不要了，不要了，就統統去罷！（他丟了幾個銅板在桌上，馬來人收東西出去，他又朝內室）出來！這麼懶的地不掃，等會兒有人來了，看起來像什麼樣子？（他一連喝盡了二杯）出來！（他兩眼像獅子樣的盯住門口的叫，在這強迫的視線內保貞像幽靈地從內步出來，頭髮亂地披着，也流着眼淚）跟着你媽那賤鬼的尾巴，把我的家都弄糟了，你還不聽我的話，哩，好大膽。哭，哭，哭什麼！誰寫了你！把眼淚擦乾，把眼淚擦乾，哭什麼！誰商量一件什麼事情。
真：（雲氏的紙頭）唔——（整理了一些家具）
真：（雲氏背有點駝，手拿着佛珠，氣喘的從外門進來，真馬上整理一下頭髮，像無事似的）

真：我要你喝。（她終於扶着爸爸的手和杯喝了一口）再來一口。（她只得憤憤的盡量喝一大口，可是酒却噴吐出來，杯子也落地了。她掩面要向外跑，但陳貴的野性正發，把她的拉住。）阿！真，你就再服從我這最後一次罷！
真：啊，我不能。
真：（像是燃起了烈火）
真：（陳貴將要拖進內室。外面一陣嘈雜的腳步，而且有着女人那活潑的聲響，就在門口停下來，陳貴也停下他動作看着外門）
外：而女人聲，這就是她的家，最好你在門口等我，她一定跟着我們一道走的。
外聲：好，你進去罷！
真：（打着門。真害怕地走入內室）陳健！陳健！（沒有人似的）請問陳健在家麼？
真：（不奈煩，生氣地）沒有人！沒有人！大聲小聲，我們家裏沒有陳健！（開門）又是你！（室內有女子嘆息聲）
真：啊！陳伯伯，陳健在家麼？
真：我們陳家沒有什麼鬼健！
真：啊，慧英！
真：沒有！沒有！——又是引誘她去做什麼宣傳，做戲！——像樣麼？
真：我們是盡點力做做救國工作……
真：（拍着說）救國！給我滾！
真：（姚出，馬來人）
真：（馬來話）頭家！還要麼？
真：（巨雷似的說）馬來話來拿，去罷，不要了，不要了，就統統去罷！（他丟了幾個銅板在桌上，馬來人收東西出去，他又朝內室）出來！這麼懶的地不掃，等會兒有人來了，看起來像什麼樣子？（他一連喝盡了二杯）出來！（他兩眼像獅子樣的盯住門口的叫，在這強迫的視線內保貞像幽靈地從內步出來，頭髮亂地披着，也流着眼淚）跟着你媽那賤鬼的尾巴，把我的家都弄糟了，你還不聽我的話，哩，好大膽。哭，哭，哭什麼！誰寫了你！把眼淚擦乾，把眼淚擦乾，哭什麼！誰商量一件什麼事情。
真：（雲氏的紙頭）唔——（整理了一些家具）
真：（雲氏背有點駝，手拿着佛珠，氣喘的從外門進來，真馬上整理一下頭髮，像無事似的）

真：我要你喝。（她終於扶着爸爸的手和杯喝了一口）再來一口。（她只得憤憤的盡量喝一大口，可是酒却噴吐出來，杯子也落地了。她掩面要向外跑，但陳貴的野性正發，把她的拉住。）阿！真，你就再服從我這最後一次罷！
真：啊，我不能。
真：（像是燃起了烈火）
真：（陳貴將要拖進內室。外面一陣嘈雜的腳步，而且有着女人那活潑的聲響，就在門口停下來，陳貴也停下他動作看着外門）
外：而女人聲，這就是她的家，最好你在門口等我，她一定跟着我們一道走的。
外聲：好，你進去罷！
真：（打着門。真害怕地走入內室）陳健！陳健！（沒有人似的）請問陳健在家麼？
真：（不奈煩，生氣地）沒有人！沒有人！大聲小聲，我們家裏沒有陳健！（開門）又是你！（室內有女子嘆息聲）
真：啊！陳伯伯，陳健在家麼？
真：我們陳家沒有什麼鬼健！
真：啊，慧英！
真：沒有！沒有！——又是引誘她去做什麼宣傳，做戲！——像樣麼？
真：我們是盡點力做做救國工作……
真：（拍着說）救國！給我滾！
真：（姚出，馬來人）
真：（馬來話）頭家！還要麼？
真：（巨雷似的說）馬來話來拿，去罷，不要了，不要了，就統統去罷！（他丟了幾個銅板在桌上，馬來人收東西出去，他又朝內室）出來！這麼懶的地不掃，等會兒有人來了，看起來像什麼樣子？（他一連喝盡了二杯）出來！（他兩眼像獅子樣的盯住門口的叫，在這強迫的視線內保貞像幽靈地從內步出來，頭髮亂地披着，也流着眼淚）跟着你媽那賤鬼的尾巴，把我的家都弄糟了，你還不聽我的話，哩，好大膽。哭，哭，哭什麼！誰寫了你！把眼淚擦乾，把眼淚擦乾，哭什麼！誰商量一件什麼事情。
真：（雲氏的紙頭）唔——（整理了一些家具）
真：（雲氏背有點駝，手拿着佛珠，氣喘的從外門進來，真馬上整理一下頭髮，像無事似的）

從戰地來的詩

鼎新

和的南風，
使我想起南洋的景物，
壯的椰林，
總會令你憶起祖國的一切麼？

我是期望着勝利的抗戰，
我是期望着快樂的相見，
那時，你從南洋回來，
與從黃河的盡頭流到你底身邊。

這樣的期望，
使我落下了快樂的淚，
這樣的期望，
使我更勇敢地上前。

你還有寫詩麼？
我真愛讀你的詩，
你要做一個偉大的詩人啊！
像普式庚，像雪萊一樣。

趁着戰地的炮聲在這時停止，
我托薰和的南風寄語給你。

楓嶺

心默

在春天

嶺上的山花盛開
開在山徑的兩旁
開在爸爸的墓上
我感謝大自然的培植
然而如今
已被敵人的炮火所摧殘
猶如我能親眼石見
非真難以抑住心中的悲傷

在夏天

嶺上的山胡桃肥大
是那樣的甜蜜
是那麼的好玩
我坐在林下愉快的咀嚼
但這已是童年的回憶
然而如今

敵人的炮火已把山上的胡桃燒成灰
現在我的心中只有仇恨
現在我的心中只有淚

在秋天

楓嶺穿上嫩黃的舊衣
(楓嶺是土名，實際上沒有楓林)
嶺下的田野染上金色
我坐在爸爸的墓邊
看落葉的落葉飄零
看農家的炊烟纏繞
看夕陽的變幻
「這景色多有詩意
記得我曾在那兒沉思
啊！人生也有「個秋天」
然而如今
敵人的炮火已把楓嶺轟得滿身焦痕」

在冬天

楓嶺上的胡風怒吼
胡桃樹亦落了枝幹
山花也以枯萎
呵！是——那寒冷的冬季
但我喜歡冬季的美
我不怕嚴寒
或是不寒而慄
然而如今
這一切——
祖宗的墳墓呀？
房舍呀？

山胡桃樹呀！
美的山花呀！

書畫 讀

拉因

爲你的病，我在啼哭裏不會停歇，
你常說：先時拋去幸福去尋煩惱！
我不信你這幾年轉到垂危時候，
你是在掙扎中更住一顆沉重的心。
一回青春，一回恨，也值得驕傲？
倘若你飛，你是流螢，我是孤星！
廿八，九，二，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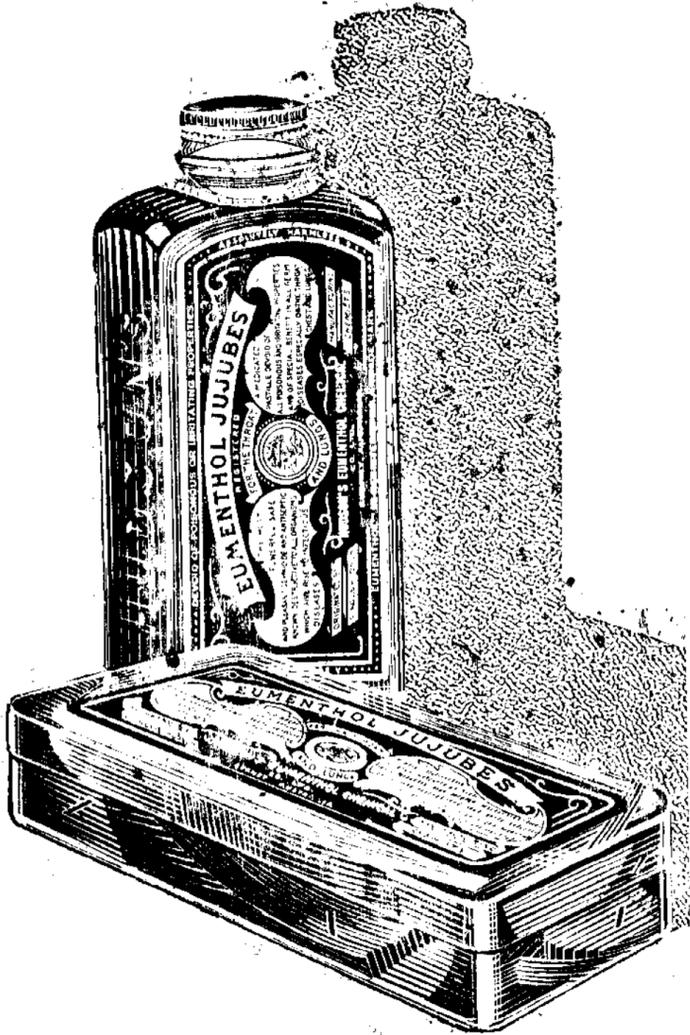
準長一千四百碼民元特線球

堅韌耐用

綁紮美觀

總代理叻廣福泰

Hudson's Eucalyptol Jujubes



片軟荷薄櫛松氏申乞

用服可均中健康在抑中病疾在論無 許嘉所流名界醫來年十四萬

商口進家獨

司公限有美勝音沙

越勝沙·亞來馬屬英

SOLE IMPORTERS

SIME DARBY & CO., LTD.

BRITISH MALAYA AND SARAWAK

星洲遊藝場翹楚

快樂世界

樹綠花香
雅幽置佈

濱海臨地
習習風涼

唯一晚上消遣的樂境
炎夏消暑
黃昏散步

情侶談心
朋友解逅

體育館 備設學科 亞東佈費 麗皇築建
人萬位坐 備設學科 亞東佈費 麗皇築建

比賽

比賽

比賽

比賽

比賽

比賽

比賽

快樂戲院

●場戲遊馬木

●場駛駕車電

●場冰溜

●場球夫而哥小

光榮戲院

白登院有在晚每開戲劇有等極地音請聆

亞爪 門廈 州湖 嶺麗 舞歌 備武 州福 來馬 東廣
戲 戲 戲 團 團 團 戲 戲 戲

歐 名 世
美 畫 界

華僑銀行

司公限有

為 祖國服務



憑 實幹精神
穩健政策

民信部

福建全省各地
廣東全省各地
廣西全省各地
以及雲南四川
陝西江西江蘇
浙江香港九龍
均可安全交到



捷快妥穩 · 大宏模規
匯通可亦 · 方地戰抗

(8)

雙鷄標各種名藥列下
雙鷄標各種名藥列下
雙鷄標各種名藥列下

雙鷄標 內清膏

雙鷄標各種名藥列下
雙鷄標各種名藥列下
雙鷄標各種名藥列下

雙鷄標 退熱粉

雙鷄標各種名藥列下
雙鷄標各種名藥列下
雙鷄標各種名藥列下

中國銀行

行分坡嘉新

約期匯款

為預約生活匯款之一

特點：世界風雲陸變交通易受影響若
預早購訂約期匯款家庭供給可按月
直捷送達而無間斷之虞且交款日期準
確不受交通上之阻碍最適合僑胞現際
需要

另有「預訂匯水」辦法
備有詳章——承索即寄

國際匯兌銀行

海國越星

國民政府特許